

有關作者

里查·魏恩波牧師是一位福音派的牧師。他曾在祖國羅馬尼亞的共產黨監牢裡渡過十四年。他是羅馬尼亞有名的基督徒領袖，也是家曉戶喻的作家。在他本國，少有比他更著名的。

在1945年，當共產黨奪取羅馬尼亞，嘗試控制教會時，魏恩波馬上成立一個有效，活躍的地下教會，服侍他本國被奴役的百姓和蘇聯侵略軍。他最終於1948年被捕。他的太太莎比妮也隨後遭扣留。莎比妮被送去奴役營三年。魏恩波被關在單獨囚室長達三年；期間除了共產黨刑手，不能看見任何其他人。過後他被轉到大眾的監牢五年，繼續受酷刑。

由於他在國際的知名度，外國的使節開始詢問羅國共產政府有關他的消息。當局一度回答說魏牧師已經逃離羅馬尼亞。另一些時候，卻有秘密警察偽裝被放的囚犯，告訴他的太太說，他們曾在監裡參加魏牧師的葬禮。當局也曾通知魏牧師的親友們說，魏牧師已經死了。

八年之後，魏牧師獲得釋放。他馬上繼續地下教會的侍奉。兩年之後，他又于1959年重新被捕，這次下判25年。

在1964年，魏牧師在大赦中被放。

他又繼續地下的事功。

挪威的基督徒意識到他隨時可能再度下牢，於是就與共產當局談判，讓他出國。

共產政府當時已經開始向外國出售政治犯。

通常一個人的價錢是1, 900美元。

可是他們卻要求6, 000才肯放魏恩波出國。

在1966年五月，魏恩波在華盛頓向內安小組見證自己的經歷。他赤露上身，顯示十八個酷刑的痕跡。

他的故事廣傳世界，歐美和亞洲的報章都大幅報導。

在1966年九月，魏牧師受到警告說，羅馬尼亞共產當局已經決定暗殺他。但他依然不肯住口。

人們稱他為「地下教會之聲」。

基督徒領袖稱他為「活著的殉道者」和「鐵幕後的保羅」。

目錄

1. 蘇聯人渴望基督 5
2. 人的愛沒有比這個更大了 25
3. 獲得買贖，到西方去 39
4. 以基督的愛打敗共產主義 43
5. 無敵又廣傳的地下教會 72
6. 基督教如何擊敗共產主義 90
7. 西方基督徒可以如何幫助 118

前言

我為何寫這書

我給每個自由世界的基督徒一個信息，來自鐵幕後的地下教會。

我帶領的地下教會，決定我必須盡力到自由世界，給你們一個緊急的消息。我奇跡得以生存，抵達西方。在這書裡，我寫及共產國家忠心受苦之地下教會給你們的信息。

為了叫你們慎重思考這信息，我首先提及我的見證，和地下教會的工作。

— 里查·魏恩波 上

第一章

蘇聯人渴望基督

一個無神論者尋找基督

我生長在一個不信神的家庭；自小沒有宗教教育。十四歲時，我已經是一個頑梗的無神論者。這是因為我苦澀的幼年經驗。我很早就成了孤兒，經歷過第一次大戰的困苦日子。在十四歲，我就如今日的共產黨員一樣，堅決不信神。我讀過無神論的書。其實我並非不信神，或不信基督。我實在是憎恨這些名詞，以為它們殆害人類的思想。

後來我才明白，這完全是神特別恩待我。我也不曉得是為了什麼緣故。我只知道這不是因為我本性善良：我的本性非常壞。

雖然我是無神論者，可是心中卻有某種東西，催促我去教堂。

每逢我經過一所教堂，總是感到難以抗拒，總要進去看看。但是我卻不了解裡頭進行的是什麼。

我聽講員講道，可是毫無感動。我非常確定沒有神。

我憎恨一個好像暴君式的神，要我事事聽從。

我憎恨這種觀念；但卻很嚮往宇宙裡中有一顆愛我的心，為我跳動。我的幼年和青年時期，缺少快樂。

我渴望獲得愛。

我知道沒有神，但也為此而傷心。

我需要一個慈愛的神。

有一次，我靈裡的掙扎，促使我進入一所天主教堂。

我看見人們跪下，喃喃禱告。

我想，如果我也跪在他們身邊，學他們一樣念，也許會有一些事物發生。

他們正在向貞女瑪利亞禱告：「充滿恩慈的瑪利亞；」我跟著他們重複又重複，看著貞女的石像，可是什麼也沒有發生。我非常傷心。

有一天，由於確知沒有神，我就向神禱告說：

「神哪，我肯定你不存在。

但如果你真的存在，那麼你的責任就是先向我顯示你自己。我倒沒有責任先相信你。

」我是一個無神論者，可是無神論不能給我平安。

在這段內心衝突期間，後來我發覺，在羅馬尼亞的一個高山上，一個村莊的老木匠這樣禱告：「我的神哪，我在地上服侍了您，我也希望在這地上得到報酬，就如在天上。我要求在我未死之先，可以帶一個猶太人歸向你，因為耶穌是猶太人。目前我貧老多病，不能到處去找猶太人。我村裡也沒有猶太人。求你帶一個猶太人來這村子，我就盡力帶領他認識基督。」

我不能解釋為什麼我會到那個村莊。
我在那裡並沒有任何事要辦。
羅馬尼亞有一萬二千鄉村，但我卻去了這一村。
當那木匠發現我是猶太人時，就殷勤接待我，我必須說，沒有任何一個漂亮少女會從任何人得到那樣殷勤的款待！
他曉得我便是神對他禱告的應允。他給我一本聖經。
我曾多次讀過聖經，只為了文化的興趣。
可是這位木匠給我的聖經卻完全不同。
後來他告訴我說，他和太太為我和妻子的悔改，同心恒切禱告。他給我的聖經不是用文字寫的，卻是用愛的火焰寫的。我幾乎不能閱讀它。我只能哭泣。
我看到我的敗壞生命與耶穌的豐盛生命；我的憎恨與他的愛。可是他卻接納我，把我作為自己的人。

我悔改不久後，我的太太也悔改。
她也帶領其他靈魂歸向基督。
那些人又帶領新人，於是羅馬尼亞就有一群新興的信義會團契(Lutherans)。

不久納粹就上臺。我們大大受苦。
在羅馬尼亞，納粹黨利用東正教極端分子組織獨裁政府，打壓更正派與猶太人。

在我還沒有正式成為牧師之前，我已經是這教會的領袖，因為我便是它的創始人。我必須為它負責。
我和太太多次被捕，遭打，見納粹法官。
納粹黨的確可怕，但比較後來的共產黨，不過是小兒科。
當時我必須給我的兒子一個非猶太名字米海，免得他被殺。

但這些納粹的日子卻有一種好處，就是給我們看到，外體的毆打可以忍受。
人的靈魂得到神的幫助，就能承受可怕的折磨。
它又教導我們基督徒秘密工作的技巧，預備更艱難的日子。

我如何服侍蘇聯人

由於我懊悔自己曾是一個無神論者，於是從悔改那天開始，就渴望向蘇聯人傳福音。蘇聯人自小就受無神論薰陶。
不久我這渴望就獲得滿足：數千名蘇軍開始進駐羅馬尼亞，我們就得到機會向他們傳福音。

這是一個充滿戲劇性的動人事工。
我決不能忘記第一次與一名蘇聯士兵的談話。

他說他是一個工程師。我問他是否相信神。如果他說不信，我不會感到希奇。每個人都可以信或不信。但他卻迷茫地望著我說：「我的上頭並沒有命令我相信。如果上頭這樣命令，我就信。」

我大大驚駭，眼淚也流了下來。這人已經喪失神給人的最大恩賜——成為一個獨立的人。他已經成了一個機器。如今他可以隨時聽從命令，信或不信！他已經被洗腦改造了。他不再有自己的意願。這是一個道地的蘇聯人，是多年共產黨統治的成果。看到共產黨對人類的作為之後，我向神起誓說，我要獻身把這些人帶回，恢復他們的人格，讓他們可以自由选择信或不信。

我不必到蘇聯去找蘇聯人。

在1944年八月23日開始，一百萬蘇聯軍隊入駐羅馬尼亞。不久共產黨就在我國掌權，開始我國的噩夢。這時我們體會到，納粹時期的逼迫不過是輕微的。

那時羅馬尼亞的人口已經有一千九百萬，共產黨的人數却才一萬。可是蘇聯外交官威辛斯基（Vishinsky）卻沖入我們國王米加勒一世（Michael I）的辦公室，拳擊桌面說：「你必須任命共產黨組成政府。」

」我們的軍隊和警察被解散。
共產黨憑著暴力上臺，為全國人民憤慨。
當時美英兩國領袖也有分于這暴行；他們給蘇聯人這方便。

人們不單需要為個人的罪向神負責，也需要為他們國家的罪。
東歐諸國受逼迫，是美英基督徒的責任。
美國人應該曉得他們在無意中幫助了蘇聯人，把可怕的共產政權施行在我們身上。
美國人必須幫助受壓迫的人民得到基督的光。

愛的言語與迷惑的言語

共產黨得權後，就開始誤導教會。
愛的言語和誘騙的言語相像。
一個要娶一位少女作太太的，和一個只要她一夜的，都說：
「我愛你。」
耶穌吩咐我們辨別真假；曉得真羊與披羊皮的狼。

當共產黨開始掌權時，數以千計的牧師神甫都不曉得辨別。

共產黨在我國國會大樓舉辦基督教大會，有四千名各宗派的代表出席；包括神父，牧師與傳道。
這四千代表推選史大林為大會名譽主席。

他們似乎不曉得史大林也同時是世界無神機構的主席，也是屠殺基督徒的元兇。

多名主教，牧師，在國會輪流發言，宣稱共產主義和基督教在根本上相同，可以共存。

他們都稱讚共產主義，保證教會效忠新政府。

我與太太一同出席這場大會。

太太對我說：「里查，起來洗去基督臉上的唾沫。

」我說：「我這樣做，你就會失去丈夫。

」她說：「我不需要懦夫丈夫。」

我就起來稱頌，不是稱頌屠殺基督徒的兇手，卻稱頌神與基督。我說我們首先對基督忠誠。

當時這大會進行現場廣播，全國都可以馬上聽到。

國民可以從這共產黨電臺聽到基督的信息！

後來我必須為這場演講付上代價，但卻值得。

随后的日子，東正教和更正教的牧者們爭先向共產主義獻媚。

一名東正教主教把鐮刀和鐵錘縫在自己的聖袍上，又吩咐手下的眾神甫不要再叫他聖號，卻稱他「主教同志。

」我參加一個在黎世達（Resita）的浸信會大會。這大會高舉紅旗，唱共產蘇聯國歌，眾人起立。

大會的主席宣稱史大林成就了神的命令，又稱讚史大林是一位偉大的聖經教師！

神甫如巴特拉 (Patrascoiu) 和羅西亞 (Rosianu) 更直接。他們成為秘密警察的官員。

羅馬尼亞信義會的副主教拉爾 (Rapp) 開始在神學院教導說，神給世人三大啟示：第一個來自摩西；第二個來自耶穌；第三個來自史大林；而且是後者比前者大。

我們必須曉得，真正的浸信會信徒完全不認同上述的領袖。他們依然忠於基督，也為基督大大受苦。但共產黨「推選」了他們的領袖，他們沒有抉擇的餘地。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今日的教會。

那些成為共產主義僕役的教會領袖，就開始攻擊不認同他們的弟兄們。

就如蘇聯基督徒在蘇聯革命後，開始創立地下教會；我們這時也開始在羅馬尼亞創立一個地下教會，傳揚福音，包括向孩童。

共產黨禁止向孩童傳福音；官方教會也附和共產黨的路線。

我與其他人一同開始地下工作。

我有一個很體面的地位，正好作為掩護。

這外表的地位便是：我是挪威信義會傳道會的牧師，又是普世教會聯會在羅馬尼亞的代表。

（當時在羅馬尼亞的我們決沒有想到普世教會聯會竟會與共

產黨合作。那時在我國，這團體單單從事救濟事工。
) 這兩個行頭給我在當局面前有很好的位置。
他們不曉得我的地下工作。

我的地下工作有兩種。

首先是向百萬名蘇軍的秘密事工。

其次是向羅馬尼亞受奴役之百姓的服侍。

蘇聯人的饑渴

對我說來，向蘇聯人傳福音是地上天堂。
我曾向多國人民傳福音，可是未曾見過像蘇聯人這麼饑渴的
靈魂。

一位東正教神甫，就是我的朋友，來電通知我說，一位蘇聯
軍官找他，要求告解，認罪。
我這朋友不曉得俄國語言，於是就把我的位址給了他，因為
知道我懂俄語。第二天這軍官就來了。
他愛神，也渴求神，可是未曾見過聖經，也未曾進過教堂（
蘇聯教堂稀少）。他沒有任何宗教教育。
他愛神，卻完全不曉得神。

我向他朗讀登山寶訓和耶穌的比喻。
他聽了就在房子裡高興跳舞說：「我怎能不曉得這樣的一個

基督呢？太奇妙，太美麗了！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因基督而歡樂。

可是我隨即犯了一個錯誤。
我向他閱讀基督被賣和受難，卻沒有給他心理準備。
他沒有想到事情會這樣發展。
當他聽到耶穌如何被打，被釘，並死亡時，就倒在椅子上哭泣。
他曾相信一位救主，但如今這救主卻死了！

我看著他，自覺慚愧。
我是基督徒，又是牧師和教師。
但我從來沒有像這蘇聯軍官一樣體會基督的苦難。
我看見他，就仿佛看見抹大拉的瑪利亞，在十字架下痛哭。

然後我繼續向他讀到耶穌的復活。
當他聽到這個，就擊打雙膝，發出一個污穢不堪的咒語，但我聽來卻是最聖潔的咒語。這是他的粗俗說話方式。
他又開始跳舞喊道：「他活了！他活了！」

我對他說，「我們禱告吧！」
他不曉得禱告，也不會我們的聖詞。
他和我一同跪下，就說，「神哪，你真是太好了！
如果我是你，我決不會放過你的罪。但你真是太好了！
我從心底愛你！」

我想天上的天使們也停下工作，聽這個蘇聯軍官的禱告。
這人已經歸向基督！

在一所商店，我看到一位蘇聯中尉和一位女軍官，正在購買各樣的東西。

店員難以瞭解他們，我就自願上前為他們通譯。

過後我請他們到我家吃飯。

餐前我告訴他們說：「你們如今正在一個基督教家庭。

我們習慣在餐前禱告。」我就用俄文禱告。

他們不再對食物感到興趣，卻放下刀叉，開始問有關於神，基督，並聖經。他倆對這些完全不懂。

向他們談話並不容易。

我告訴他們失羊的比喻；他們就問：「那人怎麼有一百隻羊？共產集體農場還沒有充公那些羊嗎？」我說耶穌是王。

他們就說，「所有的王都是暴君；耶穌肯定也是暴君。

」我告訴他們有關葡萄園租戶的比喻，他們就說：「這些租戶很應該反叛園主。葡萄園該歸集體農場。

」每一樣事物對他們都是新的。

我告訴他們有關耶穌的出生；他們就問：「瑪利亞是神的太太嗎？」我開始認識到，與他們談話，必須用全新的言語。

蘇聯經過多年共產統治，人的想法真的不同了。

到中非的傳道人難以翻譯以賽亞的話：「你們的罪雖紅如丹顏，必成雪白。」

」中非沒有雪，當地的言語也沒有「雪」這字。
於是傳道人就翻譯道：「你們的罪必白如椰子肉。」

於是我們必須把福音翻譯成馬思克主義者所能明白的言語。
這不是我們能辦到的——
但聖靈可以通過我們作成他的工。

那個中尉和那位女軍官當天就悔改。
過後他們大大支持我們向蘇聯人的地下工作。

我們秘密印行數以千計的福音本和其他基督徒讀物，在蘇聯人當中分發。
透過悔改的蘇聯士兵，我們私運了許多聖經和單行本到蘇聯本土。

我們又有一種傳福音的方法。
蘇聯士兵已經戰鬥多年，許多未曾回過家，也未曾見過自己的孩子（蘇聯人十分喜歡小孩。）
我的孩子米海，並其他十歲以下的孩子就跑到蘇聯士兵當中，口袋裡都是聖經，福音書等讀物。
兵大哥就會拍著他們的頭，友愛地和他們說話，同時想及自己的孩子。士兵們又給孩子們巧克力或糖果。
孩子們就拿出口袋中的小書本，作為回報。
士兵們很樂意接受。
這對我們是及其危險的行動，對孩子卻完全沒有問題。

他們是向蘇聯人的小宣道士。結果非常好。
許多士兵因此得到福音書。除此之外，
沒有別的方法可以達到這些士兵。

向蘇軍福音

我們不單向蘇聯士兵進行個人佈道。
有時我們也做小組工作。

蘇聯人很喜歡手錶。他們奪取每個人的手錶。
在路上他們會載住行人，收取手錶。
你可以看到蘇聯士兵的雙手都有手錶，而且是好幾只。
一些蘇聯女軍官竟在頸項上掛著鬧鐘。
他們未曾擁有手錶，所以絕不會嫌太多。
羅馬尼亞人如果要擁有手錶，就必須到蘇聯軍營裡去購買，
好些時候他們就買到自己被奪去的手錶。
於是羅馬尼亞人進入蘇聯軍營成了常事。
地下教會要找蘇聯人就有一個很好的藉口：買手錶。

我選擇一個東正教的節日，第一次進入蘇聯軍營。
那日是聖保羅和聖彼得的節日。我佯裝買手錶。
我嫌一隻太貴，一隻太小，另一隻又太大。
幾個士兵就圍著我，每個人都有手錶要賣。
我笑著問他們說：「你們當中有誰名叫保羅或彼得？」
果然有。
我就說：「你們曉不曉得，今天正是你們東正教慶祝聖保羅

和聖彼得的日子？」（一些年長的蘇聯人曉得。）於是我就說：「你們知道保羅和彼得是誰嗎？」沒有人曉得。我就開始告訴他們有關保羅和彼得。一個年長的士兵插嘴說：「你不是來買手錶的！你來是為了告訴我們有關於信仰。坐下來告訴我們！但要非常小心。我們知道誰必須提防。這裡的都是好人。當我把手放在你的膝蓋上，你就專談手錶。當我手拿開，你才繼續說保羅。」相當多人就圍著我們。我就談及保羅和彼得，並他們的主耶穌。好幾次有些可疑的人加入圈子裡，那老兵就把手放在我的膝蓋上。直到那人離開了，我又繼續談福音。這種集會進行了許多次，許多人得著基督。數千本福音書得以分佈。

我們的好些弟兄姐妹被捕，被重打，但他們都沒有出賣我們的組織。

在這工作中，我們意外遇到蘇聯地下教會的成員，得以聽到他們的經驗。我們看到他們開始成為偉大的聖徒。他們經歷了多年的共產教訓，有些甚至進過共產黨大學，但就如鹽水的魚，其肉依然鮮甜，不帶鹹味；這些人經過共產黨學校，但他們的靈魂依然清淨潔白。

這些蘇聯基督徒有那麼美麗的靈魂！
他們傷感地說，「我們曉得自己穿戴的錘鐮星，正是敵基督的星。」他們大大支持我們向其他蘇聯士兵傳福音。

我可以說他們擁有基督徒的一切美德，只少了喜樂。他們只在悔改的日子喜樂；不久就不再歡喜。於是有一次，我就問一位浸信會信徒：「為什麼你沒有喜樂？」他回答說，「我怎能快樂？我不能給自己的牧師曉得我是真信徒，又不能給他曉得我時常禱告，還向人傳福音。因為那牧師正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負責監視我們。我們的深心有救恩的喜樂，可是你們擁有的外在喜樂，我們不再能有了。」

「基督教對我們就如遊樂場的過山車。你們自由世界的基督徒得著一個靈魂後，就得著一個會員進入安全的教會。可是當我們得著一人，就知道他可能下牢，他的孩子們可能成為孤兒。帶領一個人歸主的喜樂，總是摻著這種必須付出某些代價的感覺。」

我們遇到的是一種全新的基督徒；地下教會的基督徒。

意想不到的事

就如許多人誤以為自己是基督徒，其實卻不是；蘇聯也有許多人肯定自己是無神論者，其實卻不是。

我遇到一對蘇聯夫婦，都是雕刻師。
當我告訴他們有關於神時，他們的回答是：「沒有神。我們不信神。但我們可以告訴你一些奇妙的事。」

「一次我們雕刻史大林的石像。
我太太問，‘老公，我們的拇指如何？
如果我們的拇指不能壓在其他手指上，如果我們的手指就如腳趾；我們就拿不住錘子，也不能握著書本，或是麵包。
人類少了這一隻拇指，他的一切動作就非常困難。
那麼誰造了拇指？
我們在學校讀馬克思，曉得天地自己存在，不是神造的。
我也這樣相信。
但如果神沒有造天地，只造這一隻拇指，他已經值得稱頌了。
我們稱頌愛迪生，貝爾，史蒂芬孫，因為他們發明了電燈泡，電話，火車等物。為什麼我們不也稱頌那個造拇指的？
愛迪生如果沒有拇指，能發明什麼？’」

那位丈夫當然生氣，就如任何一位丈夫，在太太發表高見時，肯定會生氣一樣。「不要談廢話！你曉得沒有神！你不知道這間屋子有沒有竊聽器。」

現在你就必須下定決心，說沒有神。在天上只有一個無人！」

那太太回答說：「這更是奇怪。如果天上有一個全能的神，那麼我們有拇指並不稀奇。全能神可以造任何東西。但天上若只有一個無人？那麼我就拜那個無人！我決定要拜他！」

於是他們倆就成了無人的信徒。他們對這無人的信仰，與日俱增。他們漸漸相信，這無人不單造了拇指，也造了星星，花朵，孩童，並生命中一切美麗的事物。

他們就如古代的雅典人，敬拜未知之神。

這對夫婦聽到我說及在天上真的有一個無人時，他們快樂的無以形容。這無人神充滿慈愛，又到世上為人捨命。

他們聽見福音之前，已經是信徒。我只是帶他們再進一步，叫他們經驗救恩。

又有一次，我看見一位蘇聯女軍官走在街上。我上前向她說：「對不起，我曉得不應該貿然向一位不相識的女性說話。可是我是一個牧師，我的動機是真誠的。我希望向你提及基督。」

她問我說，「你愛基督嗎？」我回答道：「是的！我全心愛基督！」她就投在我的懷裡，不斷地吻我。對一個牧師，這是非常難堪的。於是我就給她回吻，希望外人以為我們是親屬。她對我說，「我也愛基督！」我帶她回家。叫我驚訝的是，她完全不曉得任何有關於基督，她只知道這名字！她不知道基督是救主，也不知道救恩是什麼。她不曉得基督曾經活在哪里，也不曉得他怎樣死亡。她不知道他的教訓——

如果你只知道一個人的名字，如何愛他？

我就問她。

她解釋說，「當我小時，人們教我看圖識字。A代表蘋果(apple)；B代表鈴(bell)；C代表貓(cat)等。當我進入高校，他們教導我說，我的神聖任務就是為共產祖國奮鬥；又要維護共產的道德。但我不曉得什麼叫‘神聖任務’，什麼是‘道德’。我必須看一個圖畫。我曉得我的老家有一幅人像，代表至善至美的事物。我祖母總是向這圖像敬拜。她說這人是基督。我就愛上這個名字。這名字對我成了那麼真實，以至只要說這名，我就心中歡喜。」

聽見她的話，我就想起腓利比書說，萬膝要因他的名而下跪。也許那將到世上來的敵基督可以暫時塗滅神的知識。但基督的名號本身就有能力，可以光照人。

這女士在我家裡歡樂地找到基督。
如今真基督活在她的心裡。

我遇到的每一個蘇聯人都如一首詩歌。

一位姐妹在火車站傳福音，她把我家的位址給了一位有心尋道軍官。

一個黃昏這軍官就來了。
他是一位高大英俊的蘇聯少尉。

我問他道：「我可以幫你什麼？」

他回答道：「我來尋求亮光。」

我就開始向他閱讀聖經裡最重要的部分。
他把手放在我身上，說，「我從心底裡懇求你，不要誤導我。我屬於一種被囚在黑暗中的百姓。
求你告訴我，這真的是神的話嗎？」我肯定是。
他聽了幾個小時，就接受基督。

蘇聯人對宗教決不馬虎。

不論他們是支持宗教，或是反對宗教，總是全心投入。

這就是為什麼在蘇聯，每個基督徒都是宣道士，贏取靈魂。

地上再也沒有一個國家，比蘇聯更配得聽聞福音。

他們是成熟的莊稼。

如果我們努力把福音帶給他們，世界的局勢將會改變。

可惜世界的宣道事工幾乎完全遺忘了蘇聯。

我曾在火車上遇到一位蘇聯軍官。

我才向他說幾分鐘有關於基督，他就開始滔滔不絕地發表無神的論證。

他引述馬克思，史大林，沃爾夫利，達爾文，並其他反對聖經的引述。他不給我任何反駁的機會。

一個小時後，我問他說：「如果沒有神，怎麼你遭難時，卻會禱告？」

就如一個行竊的賊忽然受驚，他回答道：「你怎知我禱告？」我不讓他逃脫。「我先問你，為什麼禱告。請回答！」

他低頭承認說：「在前線，當我們被德軍圍困時，我們都禱告！我們不曉得如何禱告，就呼叫，‘神與母親的靈！」

」（這肯定是非常好的禱告，神看人的誠意。）

我們向蘇聯人的傳道大有果效。

我記得畢歐德（Piotr）。
沒有人知道他死在蘇聯的哪一個監獄。
他還那麼年輕，大概只有二十歲。
他隨同蘇軍來到羅馬尼亞。
他參加我們的地下聚會，悔改，受洗。

洗禮後我問他哪一節經文給他最深印象，以至他悔改。

他說，一次聚會，他聽我讀路加福音24章，耶穌在以馬幹斯路上遇見兩個門徒。
當他們靠近那村時，耶穌似乎要繼續走。
畢歐德就說：「我希奇耶穌為何這樣。
他肯定要和門徒同在。為什麼他似乎要繼續走？
我想他是出於禮貌。他希望這兩人真的要他留下。
當他看到他們果然要求他留下，就欣然一同住下。
共產黨完全不同。他們粗暴地進入我們的心中。
他們強逼我們早晚都聽他們。
他們藉著學校，電臺，報紙，海報，電影，無神聚會，每一處，向你炮轟無神論，不論你喜不喜歡。
耶穌尊重我們的自由。他只輕輕地敲門。

「耶穌的禮貌贏得我的心，」畢歐德說。

他不是唯一因這耶穌這性情而悔改的蘇聯人。
（我雖是牧師，卻從未想到這一點。）

畢歐德悔改後，多次冒險把基督教讀物從羅馬尼亞私運到蘇聯的地下教會。最後他被捕。我知道在1959年他還坐牢。他是否已經死了，如今正在天上？或者他還在地上進行美好的仗？

這些蘇聯人不單成為基督徒，也成為得人漁夫。他們總是說，他們可以為基督作的太少了。

我們對奴役國家的地下事工

我們第二項工作，就是向羅馬尼亞人民的地下服務。

共產黨很快就除下面具，不再對教會說甜蜜話。他們如今公開逮捕。數以千計的人下牢。現在要贏得一個靈魂歸主，就如在蘇聯一樣困難。

後來我在監牢裡與我曾經贏得的人們同囚。有一次我與一位弟兄同囚。他遺下六個待哺的孩子。他坐獄是因為信基督。我問他說：「你會不會恨我殘害了你和全家？」他回答道：「我不能述說我對你的感謝。你給我認識這一位奇妙救主。什麼其他東西我都不要了。」

在這個新環境下傳福音不容易。

我們成功地通過共產黨的多重檢查部，印行了幾種基督教讀物。其中一種小冊的封圖，是共產主義創始人馬克思。

那書名《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共產檢察官以為這是共產黨的書，就蓋上印章。

其實這書只有頭幾篇引述馬克思，列寧，史大林；其餘的都是基督的信息。

地下教會只是一部分在地下。

它像冰山，一小角露出水面；地下教會也有一小部分的操作是公開的。

我們到共產大慶典運動中，分發模似的「共產」書刊。

共產黨員看到馬克思的相片，都競相搶購。

在他們讀到第九頁或第十頁，發現內容都是有關神時，我們已經離開好遠了。

在這種新政局，傳福音並不容易。

我國人民大大受苦。共產黨從每一個人奪取每一樣東西。

他們拖去牧人的羊群，充公種菜人家的土地。

他們奪取理髮師或裁縫奪的小店鋪。

他們不單充公資本家，也充公非常窮苦的人。

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人下牢。

人們開始問：「神為何讓邪惡得勢？神不是慈愛的嗎？」

最初的使徒們也不容易在第一個受難日之后傳道。

人們都記得耶穌曾在十架上喊道：「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拋棄我？」

但這福音事工的成就，證明做工的是神，不是我們。基督徒的信仰能解答這一切的不幸與悲劇。

耶穌告訴我們有關於拉撒路。

拉撒路被欺負，就如我們如今被欺負。

當時的拉撒路害病垂危，又饑餓，只有狗來舔他的傷口；但結果卻有天使來，帶他到亞伯拉罕的懷中。

地下教會如何半公開活動

地下教會在家裡聚會，也在樹林，地下室，並任何它能達到的地方聚會。

我們也在這些秘密地點預備我們的公開活動，就如在街頭傳道。

公眾場所的活動是非常危險的，可是那也是唯一能夠達到一些靈魂的地方。那些靈魂除此以外，沒有別的途徑能達到。我的太太在這工作上非常活躍。

首先是幾個基督徒靜靜地在街頭聚集，然後開始唱歌。

人們圍攏過來聽這美麗的歌聲。我的太太就開始傳道。

秘警還未抵達，我們已經散會了。

一天下午，我在其他地方忙碌時，我太太在首都的馬拉西工

廠前，向幾千工人傳道。

第二天，該廠的許多工人因為反抗共產黨而被殺。

他們昨天才剛聽到福音。

我們是地下教會，可是有時我們也像施洗約翰一樣公開傳道，向人民，也向統治者。

有一次，兩位基督徒弟兄在政府大廈前，沖上階級，向首相喬西德爾（Gheorghiu Dej）見證基督。

他們促請首相停止逼迫，馬上回轉。首相把他們丟下監牢。

多年後，這首相病重時，那兩位弟兄付出重價的福音種子就開始在他心中發芽生長。在那困難時刻，這首相就想起他們的話。這些話就如聖經所說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

」它們切開他的硬心，他就降服，接受救主，認罪悔改，在病中服侍主。不久他就死了。

當日那兩位弟兄的代價，如今地下教會依然樂意付出。

秘密警察極力逼迫地下教會，因為他們認識到教會是共產黨面對的最後一道有力抵抗。

如果任由教會發展，他們的無神政權就要被侵蝕。

這靈裡的反抗比任何反抗還強。

共產黨就如魔鬼，真知道教會的巨大威脅。

他們曉得一個人相信基督，就不會成為一個沒有獨立思想的工具。

他們曉得他們只能逮捕人到身體，卻不能監禁人的信神之心。所以他們極力與教會戰鬥。

但地下教會也有支援的人，包括一些共產官員和秘警。

我們吩咐基督徒加入秘密警察，穿上眾人最憎恨的制服。他們的任務便是把秘密警察的行動透露給地下教會。

一些地下教會的弟兄這麼做了。他們隱藏自己的信心。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被親友們輕看。

但他們因為愛基督，選擇這樣做了。

當我在街上被拐帶，多年被關在最機密的監房裡時，一名基督徒醫生就成為秘密警察的成員，只為找出我的下落！

他作為秘密警察的醫生，就能進出所有的監房。

他的朋友們都回避他，以為他成了共產黨。

這醫生在一所黑暗的地下獄室找到我，就向外界透露。

他是我下獄八年後，首先發現我的人！

當艾森豪總統(Eisenhower)和克魯斯基(Khrushchev)在1956年「解凍」時，眾教會要求釋放我。我就得以短期出監。

如果沒有這位基督徒醫生，我決不會被釋放（共產黨完全不承認他們的監獄有魏恩波）。可能如今我已經死了。

這些地下教會成員又利用在他們在秘警的地位，多次給我們早期的警告，大大協助了我們。

其中一些甚至成了高級官員。他們隱藏自己的信心。他們的犧牲只有在天堂得以知曉。

但地下教會依然有多人被捕。

我們當中也有好些猶大，向警方告密。

共產黨藉著毆打，毒品，威脅，並勒索，嘗試把傳道人和平信徒變成他們的告密者。

第二章

人的愛沒有比這更大了

我從事官方和地下的雙重工作，直到1948年2月29日。在那個星期日，我去教堂時，就在街上被秘密警察拐帶。

過去我不曉得聖經說的「偷人」是什麼意思。共產主義讓我明白了。

當時有好些人這樣被拐帶。有一輛秘警的貨車忽然停在我面前，四個人跳下來，推我上車。我從此就失蹤八年，聲訊全無。

有一位秘警冒充出獄的囚犯，告訴我太太說，他在獄中參與了我的葬禮，害我太太心碎。

那時數以千計的各宗派信徒都下獄。共產黨不單逮捕牧者，也抓平信徒；凡為基督作見證的都被抓。那時的羅馬尼亞也像其他共產國，監獄爆滿。還有，下獄意味酷刑。

有些酷刑太可怕。我寧可不提。如果我提起，晚上就不能成眠，因為太痛苦了。

在《共產監牢裡的基督》一書，我說及獄中體驗到神。

不可言喻的酷刑

一位名叫福羅李斯古（Florescu）的牧師，被熱鐵和小刀酷刑，又被重打。然後他們把成群的餓鼠灌入他的獄室。他必須不斷地防衛自己，不能睡覺。每當他歇息，老鼠就攻擊他。

他們逼他日夜站立了兩個星期，要他出賣弟兄們。可是他不讓步。最後他們把他的十四歲兒子帶來，在他面前鞭打。他們說要打到這牧師降服。這父親幾乎崩毀。他向兒子哀叫：「亞歷山大，我必須說出他們要的！」

我不能忍受你再受打了！

」那兒子回答說：「爸爸，不要這樣。

我不希望看到一位賣國賣民的父親。堅持下去！

如果他們殺了我，我末後的話就是‘耶穌和祖國！’」

共產黨發怒，就把這孩子打死了；血液濺到牆壁上。
男孩死時還歌頌神。

我們親愛的福羅弟兄精神大變，自此之後，宛如變成了另一個人。

我們的手腕上戴著特製的手銬，裡邊有尖釘。
如果我們完全不動，這些釘子不會傷身。
可是獄中的寒冷叫我們戰抖，釘子就把我們的手腕刮破。

基督徒被倒吊在繩子上，然後重打。
又有些被放在特製的冰箱獄室，四壁都是凝冰。
我曾被拋入這樣的獄室，身上只有一點衣物。
獄室的醫生透過一個開口觀察，當他們看到囚犯快要凍死了，就發出警告，守衛就沖進來把我們帶出去融化。
當我們開始暖化時，馬上又被送回冰室——
這樣不斷重複！
快凍死前的一兩分鐘被救回；然後再凍，再救。沒有止境。
直到如今，有時我還不敢打開冰箱。

我們基督徒被關在木箱，剛好容身，沒有轉移的餘地。
然後他們就從四面把釘子打入。我們站立不動，就沒事。

我們被逼站立不知多少小時，最後不能支援時，釘子就刺入。

共產黨對基督徒的行徑，超過人類所能瞭解的。

我見過共產黨折磨基督徒時，臉上露出狂喜。他們向基督徒喊道：「我們是魔鬼。」

我們不是與血肉摔跤，卻是與那空中邪惡的權勢爭鬥。我們看到共產主義不是來自人，卻是來自魔鬼。這是屬靈的力量——邪惡的力量。要勝過它，必須憑著另一種更大的屬靈力量，就是神的力量。

我時常問酷刑者：「你們心裡沒有憐憫嗎？」他們的標準回答是：「你不打破蛋殼，如何煎蛋？」或是，「你不要製造木屑，怎能鋸木？」我就說：「我也讀過列寧的這些話。可是人不是木頭。你鋸木，木頭不會感到痛。可是你打人，每一拳都痛；又有母親哀哭。」可是沒用。他們是物質主義者。他們看人就如木頭。這種信仰使他們非常殘忍。

當一個人不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時，就不會憐憫任何人。他變成無限邪惡。

共產施刑者常說：「沒有神，沒有來生，沒有賞罰。我們完全可以任意行。」

」我聽過一位酷刑者說：「我感謝那個我不信的神。他讓我活到如今，叫我可以盡情發洩心中的邪惡。」這名黨員的刑法，是叫人難以置信的殘忍。

看到鱷魚吃人，我會傷感，但我不能責備那鱷魚。因為鱷魚沒有理性。同樣的，我們也不能責備一位共產黨。共產主義已經消滅了他們裡面的一切道德觀念。他們誇口說自己沒有良心。

我從他們學到一項功課，就是：一如他們堅決不容耶穌在他們心中；我也堅決不容撒旦存在我心中。

我曾向美國內部安全小組見證說，基督徒被綁在十字架上，長達四天四夜。

有時這些十架被平放在地上，其他數百名囚犯必須在這些被綁者的臉上和身上大小便。然後這些十架就重新被舉起。共產黨就譏笑說：「看你們的基督！多好看！有天上的芬芳！」

我又提及一位神父被酷刑到將近瘋狂，就聽從指示，把人糞當聖餅，人尿當聖酒，分給眾基督徒。

這事發生在羅馬尼亞的比特司提監牢（Pitesti）。

我在事後問這位神父，為什麼奉行共產黨的吩咐，為何不寧可死亡。他回答說，「請不要審判我。」

我受的苦比基督還多！

」聖經形容的地獄和但丁形容的煉獄，都遠不如共產的刑法。

這些只是比特司提監獄的一個星期天裡的一個小插曲。還有許多不能說。如果我提及，我也受不了。我們弟兄們如今正在經歷那個！

其中一個信心偉人是米蘭牧師（Milan Haimovici）。

由於監獄爆滿，守衛們不曉得我們的名字。有時他們會拿著一張名單，呼叫犯人出來鞭打。（這些犯人因為在某些時候犯了監規，已經被記名了。）米蘭牧師多次應聲出來，代替別人受打二十五鞭。他不單因此贏得眾囚犯的敬重，也叫眾人都尊重他所代表的基督。

如果我繼續數說共產黨的一切暴行，和一切基督徒的自我犧牲，就沒有時間了。出名的不單是刑法，英勇舍己的行為也一樣有名。

我們的一名同工是一位少女。共產警察發現她秘密傳福音，又教導孩童有關基督，就決定逮捕她。為了加劇她的痛苦，他們拖延了幾個星期，直到她的婚禮。那天這少女披上婚紗，門就被撞開，秘警們沖進來。這新娘看到秘警，就伸手讓他們銬上。

他們粗暴地把她銬了。

她看著她的愛人，吻著手上的鐵鍊說，「我感謝天上新郎給我這條結婚項鍊。他看我配得為她受苦。

」他們就把她拖走了，留下哀哭的眾基督徒和新郎。

他們知道基督徒少女在共黨手中的遭遇。五年後這少女出監——成了破碎的婦人，似乎老了三十歲。

她的新郎一直在等她。

她說這只是她可以為基督作的最小的事。

地下教會有這樣美麗的基督徒。

洗腦是怎麼一回事

西方人聽過南北韓戰爭，並越南戰爭的洗腦。我也經歷過這個。這是最恐怖的折磨。

我們數年之久，每天十七個小時，必須坐著聽這廣播：

共產主義好！

共產主義好！

共產主義好！

共產主義好！

基督教愚笨！

基督教愚笨！

基督教愚笨！

放棄吧！

放棄吧！

放棄吧！

放棄吧！

每天十七個小時，長達數周，有時幾個月。

一些基督徒問我怎能抵抗洗腦。

方法只有一個，就是「洗心。

」如果我們的心被耶穌基督的愛清洗，就能抵抗一切酷刑。

一個心中充滿愛的新娘有什麼不肯為她新郎做的？

一位愛心的母親有什麼不能給她的孩子？

如果你愛基督正如瑪利亞，就能抵抗這種酷刑。

神並不在乎我們忍受多少，卻在乎我們愛多少。

我可以見證共產監獄的基督徒真的愛神愛人。

這些酷刑和虐待從來未曾中斷。

當我喪失知覺，或被藥物窒息以至不能給任何口供時，他們就送我回去牢房。

我半死躺著，無人理會，直到力氣稍微恢復，他們就繼續拷問。許多人死在這種光景中。但我的力氣總是能夠恢復。在這些年頭，經過了好幾所監獄，他們打斷我的四節背骨，並好些其他的骨頭。他們又在我身上燒烤和刺開了十八個洞，刮去十多塊肉。

挪威的醫生看到這些，並我肺炎的疤痕，就說我依然存活便是奇跡。按照他們的藥理書，我應該已經死了多年。我也知道這是奇跡。我們的神是一個奇跡的神。

我相信神行這項神跡，是叫你們可以聽到共产党国家的地下教會之聲。他讓一人出來，傳達受苦弟兄的信息。

短暫自由 —— 重新被捕

到了1956年，我已經坐牢八年半；體重大減，疤痕累增。我遭受重打，腳踢，饑餓，壓迫，拷問，威脅和缺乏照顧，可是囚禁我的人卻不能如願。他們不能達到逮捕我的目標。最後他們在失望中釋放我。他們也因為監禁我，遭受國際抗議。

我重新作牧師；但只維持一個星期。
那時我才傳了兩篇道，
他們就把我叫去，命令我不得再傳，也不能再從事任何宗教活動。我說了什麼呢？
我曾勸告會友們「忍耐，忍耐，再忍耐。」——
「你叫他們忍耐什麼？不是忍耐等候美國人來救他們嗎？」警察們咆哮。我又說時代的巨輪不停轉動。
「你正在告訴他們，共產黨不能長久統治！這是反革命言論！」

當局相信我不敢再秘密傳道。他們估計錯了。
我暗中又開始過去的事工。我的家庭支援我。

我又向隱秘的忠心信徒作見證。
我們在可靠之人的掩護下，來去就如陰魂。
這時我已經有身上的疤痕，可以顯明無神論的邪惡。
這疤痕勉勵了搖動的靈魂信靠神。
我指揮一個地下的傳道網，互相幫助。神遮蓋了共產黨眼睛，讓我們得以廣傳福音。
如果一個人可以那麼盲目，以至不能看到神的手在作工，那麼他應該也不能看到一個基督徒正在傳道吧？

最後，警方對我無間斷的興趣，終於有所斬獲。
我又被發覺，再被捕。
為某些理由他們這次沒有逮捕我的家人。
可能是因為我廣為人知。

我已經有八年半的坐牢记录，釋放了三年，
如今再下牢五年半。

我第二次監禁比第一次更糟。我知道事情會這樣。
我的身體幾乎馬上崩潰。
但我們繼續在共產黨的地下監獄，宣傳福音。

我們的合約-我傳你打

監牢嚴禁向其他的囚犯傳福音。犯規的就被重打。
我們的一些弟兄決定接受這項交易。
我們與黨方簽下無聲合同：我們傳，他們打。
我們很高興傳；他們很高興打。大家都很高興。

以下的情況多次發生：一個弟兄向眾囚犯傳福音，守衛們忽然進來，把這弟兄拖去他們的「毆打室」。
經過幾乎是無盡頭的毆打後，他們把他拖回來，丟在地上。
這位弟兄滿身是血，掙扎起來，整頓衣服問：「弟兄們，方才我說到哪裡了？」於是又繼續。

我看到這樣美麗的事物！

有時傳福音的是平信徒。

這些簡單的人得到聖靈光照後，常會傳達美麗的信息。他們全心投入自己的信息中，因為在這光景下傳福音，不是鬧着玩的。

在各爾拉（

Gherla）監獄，一位名叫格利古（Greco）的基督徒被判毆打至死。這過程長達數周。他慢慢被打。

他的腳底被膠棍毆打一下，獄卒就離開。

幾分鐘之後他們再來棒他一下，數分鐘後再一下。

他的澤丸也被打。

一個醫生給他一劑藥物，讓他得以恢復，又給他很好的食物，增加他的體力；然後再打，直到他死在這種不斷毆打中。

其中一個領導這種折磨的是一名共產中委，名叫利爾（Reck）。

在那期間，這位中委利爾对各利古說：「你要曉得，我便是神。你的生死在我手中，不在那天上之神的手中。

我要你完蛋，你就完蛋。我才是神！」

格利古弟兄在這可怕的光景中，給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回答。這是後來利爾親口告訴我的。

格利古說：「你不知道你說的非常有意義。你真的是神。

每一條毛蟲，如果得到生存的條件，都會變成蝴蝶。

你的受造不是為了作一名劊子手，卻是為了成為神一般的人

。耶穌對當時的猶太人說：‘你們是神。
’許多像你一樣的兇手，就如保羅，都發現作一個暴徒是可恥的。他們發現他們可以做更好的事。
於是他們就得著神聖的性情。
利爾先生，請相信我，你受造是為了成為神，不是成為酷刑者。」

當時利爾並不理會這話，就如大數的掃羅不留心在他面前的司提反。可是後來這些話在他的心中作工。
利爾明白這是他的真使命。

共產黨的一切酷刑和毆打給我們一項重要功課，就是靈是主人。

當我們外體被酷刑時，我們可以感覺到，刑罰就如遙遠的事。我們的靈已經消失在基督的榮耀中，與基督同在。

當我們的糧食每天只有一碗污湯，麵包每週一片時，我們決定繼續奉獻十分之一。

每第十個星期我們就把這麵包給那些軟弱的弟兄，當作是獻給耶穌。

另有一位基督徒被判死刑。
他們行刑前，允許他會見太太。

他對太太最後的話是，「你必須知道，我雖然死了，但我還是愛那些殺我的人。他們不知道自己作什麼。我對你最後的要求是，愛他們！不要懷恨。我們在天上再見。」這些話給一位秘密警察官員深刻的印象。後來這官員也成了一個基督徒，也因此坐牢。他在牢中告訴我這事。

在提古奧納（Tirgu

Oc-

na) 監牢有一個非常年輕的囚犯，名叫馬治維西 (Matchevici)。他十八歲就下監。由於酷刑，他患上肺炎。他家人聽到他的狀況，就送來一百瓶特效藥streptomycin。監牢的政治官就召見馬治，對他說，「這藥品可以醫好你。可是監規不許家屬送來的任何物品。我個人卻想幫你。你還年輕，我不想你死在牢中。可是你也必須幫我一把。你必須給我提供一些針對其他囚犯的情報，我才能向上司解釋為何我特別通融你。」

馬治維西回答道，「我不想看到自己成為出賣者的嘴臉。我不能接受這個。我寧願死。」

那位政治官立刻與馬治握手，說，「非常好！我也猜想你會這樣回答。但我有另一個提議。

一些囚犯成了我們的線人。
他們說自己如今全心相信共產主義，所以也是共產黨了。
他們時常背後譏諷你。他們是兩頭蛇，叫人難以信任。
我想知道他們的話有多可靠。
對你來說，他們是出賣者，給你極大的傷害。
我明白你不能出賣弟兄，但這些是出賣者。
只要你給我們一些有關這種人的消息，你就救了自己。
」馬治立刻回答說：「我是基督的門徒。
基督耶穌教我愛敵人。我不能以惡報惡。
我不能給你任何有關他們的壞報告。
我憐憫他們，為他們禱告。我不想與共產黨有任何聯繫。
」

馬治維西不久後就死在我們的囚室裡。
我看著他死時歌頌神。愛征服了求生的本能。

如果一個窮人酷愛音樂，他會拿最後的一塊錢去買演奏會的門票。聽完了演奏後，他就連一分錢也沒有了。
可是他卻不後悔；因為聽到了美麗的東西。

我不後悔在監牢中喪失的時光，因為看到了美麗的事物。
我不過是監裡的一個軟弱弟兄，但卻可以與真聖徒和信心偉

人同室。這些人仿佛是初世紀的基督徒。
他們樂意為基督死。他們屬靈的美麗無可形容。

我這裡說的只是平常的例子。
在地下教會裡，特異事也成了平常。

地下教會的是重獲“起初之愛心”的教會。

下牢之前，我非常愛基督。
下牢後，我必須說我愛這地下教會就如愛基督。
我看到這基督新婦的真貌，和她自我犧牲的靈。

我妻子與兒子怎麼了

我初次被捕後，不曉得妻子怎麼了。
多年後我才聽到她也被捕下監。
基督徒婦女在監牢受的，比弟兄更苦。
少女被殘酷的守衛強暴。那種褻瀆與污穢難以形容。
婦女被逼挖運河，她們的工作分量，與男人相等。
她們在冬天挖泥。
共產黨叫娼妓當工頭，這些娼妓競相折磨忠心的信徒。
我太太曾吃草如牛，只為生存。
在這條不能完工的運河，饑餓的囚犯抓蛇鼠來吃。

守衛們在星期日的娛樂之一，就是把婦女丟下多瑙河，然後又把她們拉上來，譏弄一番，再丟下河。我妻子也這樣被她們玩弄。

我的兒子在父母都被逮捕後，就流浪街頭。米海自小就非常虔誠，對信仰非常認真。他九歲時父母下牢，信心大受打擊。他心中苦澀，開始疑問。他面對一般孩子在這年齡不會遇到的問題。他必須自己找吃。

協助基督徒囚犯的孩子是一種大罪。兩位女士因為援助米海，就被逮捕重打。她們兩人在十五年後的今天，還是跛足。另一個婦女讓米海住進她的家，就坐牢八年。她的牙齒都被踢出，骨頭也被打斷，終身不能工作。

米海，信耶穌！

十一歲時，米海就得到穩定的職業。苦難曾動搖他的信心。可是我太太監禁兩年後，米海獲許探監。他看到母親在鐵條後面，又髒又瘦，穿著殘舊的監衣，以至他幾乎不能辨認。她的第一句話就是：「米海，信耶穌！」

」守衛們大大發怒，馬上把她拖走。
米海哭著看到母親被拖走。這一分鐘決定了他的信仰。
他知道如果在這情況下，一個人還可以愛基督，那麼這基督
肯定是救主。
後來他說：「如果基督教什麼論點也沒有，只有妈妈信它，
對我已經夠了。」這是米海真正接受基督的一日。

在學校，米海必須不斷為生存爭鬥。
他是一位好學生，於是獲得一條紅領帶——
成為共產少年軍。
我孩子說：「我不會佩帶这种領帶，他們把我的父母關在監
牢。」他因此被停學。
一年後他再度入學，這次他隱瞞父親的身份，不讓人知道他
是基督徒囚犯的孩子。

後來他必須寫一篇反對聖經的論文。他就寫道，
「反對聖經的論點薄弱，引述眾作家的話也不真實。
那位博士肯定沒有讀過聖經。聖經與科學其實沒有衝突。
」於是他再度失學，這次長達兩年。

最後他獲得進入神學。但這裡教的是馬克思神學。
每一件事物都按照馬克思的思想，加以解釋。
米海公開異議，同學們都支援；於是他又被開除，不能完業
。

有一次，一位博士演講無神論；我兒子提出疑點，也質問那

博士誤導這麼多青年，該當怎樣的責任。

全班都給我孩子支援。

在這種場合，必須有一人膽敢發問，其他人方能回應。

為了得到教育，米海必須隱藏自己是基督徒囚犯魏恩波的兒子。但不久總是被發覺，於是又要見校長，又被開除。

米海大受饑餓之苦。

共產國家基督徒囚犯的家人幾乎都挨餓；援助他們便是大罪。

我只告訴你一個例子，就是我親眼看見的。

一位弟兄因為地下教會的活動，被捕下牢。

他留下太太和六個孩子。

他的長女十九歲，次女十七歲，都沒有工作。

共產國家的唯一雇主就是黨方。

他們不給基督徒囚犯的孩子任何職業。

請不要按照道德的標準來審判這事！只接受這個事實。

這兩位基督徒少女，為了養育年小的弟妹和生病的母親，就成為妓女。

他們十四歲的弟弟看到這事，就瘋狂了，必須被送去精神病院。

當那父親多年後回來，他的唯一禱告就是，「神哪，讓我再回去監牢。我不能看到這樣的事。」他的禱告獲得應允。

他因為向孩童傳福音再度坐牢。

如今他的女兒不再從事淫業。

她們接受了秘警的要求，獲得工作準證；條件是她們要成為

警方的線人。

由於她們是殉道者的女兒，每個家庭都尊敬接受她們。

她們就把聽到的向秘警報告。不要說這事醜惡——

它當然醜惡——

可是也要自問，是不是因為基督徒家庭得不到你的支援，所以有這樣的事發生！

第三章

獲得買贖，到西方去

我在監牢一共度過十四年。

那些年間，我不能讀到聖經或任何書籍。我忘了如何書寫。

由於極端的饑餓，酷刑與藥物，我忘了經文。

可是在我完成十四年的那一天，這句話就出現在我腦中：「雅各為拉結操勞十四年。他因為深愛拉結，就看這十四年如同幾天。」

不久後，我國進行大赦，我就獲釋放，這該歸功於美國的公眾輿論。

我重見妻子。她忠心等了十四年。

我們在極端貧困中開始新生活。
因為在我國，每逢當局逮捕一人時，就充公他的一切擁有物。

出獄的牧師神甫可以獲得牧養一個小教會。
他們分發了歐索瓦城（Orsova）的一個教會給我。
共產黨的異端部門告訴我說，這所教會擁有三十五名會員，不得變成三十六！
他們又說，我必須成為他們的線人，向秘警報告每一個會員的狀況，同時也不得接觸年青人。

我知道如果我傳道，許多人會來聽。
於是我完全不嘗試在官方教會講道。
我重新從事地下教會工作，分擔其中的風險與美麗。

在我下獄年間，神奇地工作。
西方教會開始記得我們。
歐美的基督徒開始支持地下教會，也為我們禱告。

一天下午，我在一個首府의弟兄家裡小休。
他喚醒我說，「外國的弟兄來了。」

西方的平信徒已經開始秘密援助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屬，又暗中送來基督徒讀物。

我在隔房就遇見六位外國的弟兄。
我們談了好久後，他們才問我說，想要會見一位曾經坐牢十四年的弟兄。他們說那弟兄的位址就是那一家。
我回答我便是那弟兄。他們說：「不是吧？
我們以為會遇到一個愁苦的人？
不會是一個興高采烈像你一般的人？」我向他們保證是我。
我喜樂是因為知道我們不再被遺忘。
那時開始，地下教會就得到穩定的幫助。
我們秘密獲得許多聖經，基督徒讀物和生活費。
地下教會得以滋長。

他們不單帶來神的話，也給我們看到他們的愛和安慰。

在洗腦年間，我們不斷地聽到「沒有人愛你，沒有人愛你，沒有人愛你。

」如今我們看到美英基督徒冒險傳達他們的愛。

他們聽取我們的建議，發展秘密工作技巧。

他們爬入秘密警察包圍的房屋。

警方不知道他們已經在裡面了。

私運聖經的價值，不是英美基督徒所能明白的。
西方國家到處都是聖經。

我的家庭和我，如果沒有外國基督徒的物質援助，就不可能生存。許多地下教會牧師與殉道者也是這樣。英國的《歐洲基督徒宣道會》給與我們的支持，不單是物質的，更是精神上的。他們就如神差來的天使！

由於地下教會重新活躍，我大有可能再度被捕。這時兩個基督徒機構——《挪威猶太人宣道會》和《希伯來基督徒聯盟》——付款六千美元買贖我。我就得以離開羅馬尼亞。

我為什麼離開共產蘇聯集團

我就算面對危險，也不會離開本國。可是地下教會卻命令我出來，向自由世界傳達她的呼聲。他們希望我告訴你們有關他們的苦難與需求。我到西方，可是我的心還與他們同在。如果不是因為你們急切需要曉得地下教會的苦難與勇敢事工，我決不會離開羅馬尼亞。

在離開羅馬尼亞之前，秘警兩次召見我。他們說已經收到我的贖金（共產主義在羅馬尼亞造成的經濟危機，迫使我國開始出售公民。）他們對我說：「你到西方，怎麼傳基督都可以，只不要提及我們！不要說一個字眼針對我們！我們坦白對你說，如果你提及我們，我們只須1200美元就能

找到一個殺手：不然我們就綁架你。

」（我曾經在監牢裡與東正教的主教瓦西裡Vasile同室。他從奧地利被綁架，帶回羅馬尼亞。他的指甲都被拔掉。

我也見過一些從柏林抓回的羅馬尼亞人。

最近他們也在義大利和巴黎抓人。

）他們又說：「我們也可以說一些有關你與某一位少女的故事；或一些你年輕時的偷竊。

西方人最容易上當，尤其是美國人。」

威脅之後，他們就讓我來到西方。

他們對自己的洗腦很有信心。

在西方有許多受過洗腦的東歐人，如今都緘默。

其中一些甚至稱讚共產主義。他們肯定我也不敢發聲。

於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全家就離開羅馬尼亞。

在我離開之前，我最後的一件事便是到一位中校的墳墓，放上一朵鮮花。這名中校曾下令逮捕我，給我多年酷刑。

我保證要把基督的喜樂帶給心靈空虛的共產黨，就如這名中校。

我恨共產主義，但我愛共產黨員。

我恨罪，但愛罪人。我全心愛共產黨。

共產黨可以殺基督徒，卻不能消滅基督徒對他們的愛。

我對共產黨並向我施刑的人，沒有一點憎恨。

第四章

以基督的愛， 擊敗共產主義

猶太人有一個故事說，當他們的先祖過了紅海，埃及追兵們卻被淹在海中時，眾天使也與以色列人一同歌唱。神對天使們說：「猶太人是人，脫離了追兵，自然歡樂。但我卻指望你們更明白我的心情。埃及人不也是我造的嗎？我不也愛他們嗎？你們怎麼不能感到我的悲傷？」

當約書亞臨近耶利歌，舉目觀看時，見一人手中持刀，對面站立。

約書亞到他那裡，問他說：「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約書亞記5：13）

如果約書亞遇到的只是一個人，他的回答只能是：「我幫助你，」或「我幫助你敵人，」或「我是中立的。」

」一個世人對約書亞的問題，只能這樣反應。
可是約書亞遇到的人，卻是來自外界，於是他的回答最難瞭解：「不是的。」

這是什麼意思？

他來自一個沒有支援或反對的境界。
在那裡每個人和每樣事都獲得諒解，都獲得愛與憐憫。

在人的境界，我們必須與共產主義相爭，決不寬容。
在這世界我們必須針對共產黨，因為他們支援殘忍的制度。

但基督徒不單是人，也是神的兒女。
他們有屬天的性情。

為這緣故，在共產監獄受到的酷刑不能使我成為共產黨的敵人，也不能使我們憎恨他們。
他們是神造的，我怎能恨他們？
但我也不能成為他們的朋友；朋友意味兩人一心（二人同心）。我與共產黨並不同心。
他們憎恨神的名號；我卻愛神。

如果有人問我，「你支援共產黨，或反對共產黨？」
我的回答將會是複雜的。
共產主義是人類的最大枷鎖，我完全反對它，要與它相爭，直到它完全垮臺。但在靈裡，我正在天上與耶穌同坐。

在那裡所有的地上事物都「不是的。

」在那裡我們可以瞭解共產黨，也可以愛共產黨。

在那裡，天上的活物嘗試協助每個人達到的最後的目標，就是成為小基督。

於是我的宗旨便是向共產黨傳福音，給他們永生。

我主耶穌基督愛共產黨。

他曾說他愛每一個人，又寧可拋下九十九隻正義的羊，尋找那迷途的一隻。

眾使徒和一切基督教大教師都奉他的名教導這普世的愛。

聖馬卡力 (Macary) 說，「如果一個人熱愛所有人，只是不能愛其中一位相識，那麼這人就不是基督徒，因為他的愛並不包括所有的人。

」聖奧古斯丁教導說，「如果所有的人都正義，只有一個犯罪，那麼基督也會來承受同樣的十架，只為救那人。

他是那麼愛每一個人。」

我們曉得基督愛共產黨，因為發現我們自己對他們的愛。

我曾見基督徒在共產監獄，腳上綁著五十磅重的鐵鍊，被熱鐵刺入身體，口中塞鹽，不得水喝，受饑餓，鞭打，冰室，依然為共產黨熱切禱告。這不是人類思想所能理解的。這是基督的愛。

共產黨在酷刑我們之後，常自己也下牢——由於黨爭。在共產制度下，共產黨下監是平常事，包括黨領袖。不久前還是施刑的官員，如今竟會成為囚犯，與他們毆打過的人同關一室。一般的囚犯開始痛打這些前刑手，基督徒就為他們抵抗，甚至連自己也被打。人們都以為這些基督徒成了共產黨的走狗！我又曾看見基督徒把自己的一塊麵包（那時我們每個星期得到一塊麵包）和救命的藥物也給一個前共產施刑者，就是如今同囚的。

羅馬尼亞的基督徒前總理尤流馬尼（Iuliu Maniu）在共產黨上臺後被下監，後來死在監中。他最後的話是，「如果共產黨在我國倒臺，每個基督徒最神聖的任務就是到街上去，以身維護共產黨，抵抗眾怒。」

在我悔改的最初日子，我感到自己活不了多久。每逢在街上看到一人，我就心如刀刺。我自問這人是否得救了。如果一個會友犯罪，我會痛哭幾個小時。我渴望每個人得救，包括共產黨。

在單獨牢房，我們不能像過去一樣地禱告。我們非常饑餓；又被藥物麻醉，成了傻瓜。我們軟弱如教室裡吊著的骸骨。主禱文是太長了，我們不能集中精神念完它。我唯一的禱告是重複說，「耶穌，我愛你。」

在一個榮耀的日子，我得到耶穌的回答：「你愛我嗎？如今我就向你顯示我如何愛你。

」我馬上感到心中火熱，像太陽的熔爐。

以馬斯路上的兩個門徒說，當耶穌對他們說話時，他們心就如火燒。我也如此。我認識到那在十架上捨命者的愛。這愛包容一切人，包括共產黨，不論他們的罪如何嚴重。

共產黨曾犯重罪，如今未曾中斷。

但「眾水不能熄滅愛，大水也不能淹沒愛。

愛情如死之堅強，妒嫉如陰間之殘忍。

」就如陰間要吞滅一切人，不論貧富老幼，種族，國籍，政治信仰，聖徒或匪徒——愛也是。

基督是愛的化身，除非他獲得共產黨，不然他就不会止息。

一個傳道人被拋進我的囚室。臉上和身上流著血。

他曾被重打。我們為他清洗。一些囚犯咒詛共產黨。

這位傳道人卻說：「請不要咒詛！安靜！

我要為他們禱告。」

我們如何快樂——就算是在監獄

我回顧十四年的監獄生活，就如是非常歡樂的時光。

其他的囚犯，甚至是守衛，常驚訝基督徒為何在可怕的處境

也快樂。我們不斷歌唱，就算是因此被毆打。
我想一隻夜鶯，就算知道自己在唱歌之後，就會因此被殺，
它依然會唱。基督徒在牢中歡樂跳舞。
他們怎麼能這樣快樂？

我在監中常想到耶穌對他門徒的話：「你們的眼睛是有福的，
因為看見你們所看見的。」那些門徒剛走過巴勒斯坦的土地。
他們看到人民大受壓迫，當局行暴政。
他們又看到疾病，饑餓，憂愁。
他們進入人家，只見哀哭的父母或妻子，因為愛國的壯年人都坐牢了。這不是一副美麗的圖畫。

但耶穌依然說：「看見你們所看見的，那眼睛是有福的。」
因為眾門徒不單看到苦難，也看到救主，那位將要作成一切美善事的主宰，那位叫我們的生命可以完成最終使命的救主。
他們發現自己就如葉上的毛蟲，經過一段可憐的日子後，就會變成蝴蝶，飛舞在花兒中。我們也是。

我四圍有約伯，一些遭受的比約伯更苦。
但我知道約伯的末了，是得著雙倍好處。
我周圍也有可憐的拉撒路；每天挨餓，全身發膿。
但我知道天使們會來把他們帶到亞伯拉罕的懷裡。
我看到他們就如他們將來所是：一个个冠冕輝煌的聖徒。

在逼迫的人中，我也看到將來的保羅。
雖然他們如今還是掃羅。這些逼迫者，有些已經開始轉變。
我們向秘警官員見證基督。
他們當中有些已經成了基督徒；而且歡喜下獄。
在鞭打我們的獄卒中，有些就如從前鞭打保羅的腓利比獄卒。
我們夢想有一日他們會問：「我當怎麼行，才能得救？」
那些把基督徒綁在十架上，又用人糞塗抹，加以嘲笑的，
我們看到他們可能就如各各他山上嬉笑的人：不久就大大懼怕，
發現自己犯下滔天大罪。

我們在監獄裡看到共產黨的希望。
我們在牢中才認識到自己對他們的責任。
我們是在被他們酷刑後，才曉得愛他們。

我許多親屬被共產黨殺死。
可是這些兇手們後來正在我家中悔改。
基督徒向共產黨的傳道會，也在共產監獄裡誕生。

神看事物，不同我們；就如我們看事物，有異于一隻螞蟻的看法。
從人的角度看，被綁在十架上，全身發臭，真是可憐极了。
這樣過一世，完全無用。但聖經卻說這十分有用。
它說，「這至暫至輕的苦楚，為要成全至重無比的榮耀」。
十四年的監獄對我們是好長的；
聖經却說這不過是「轉眼之間」。
這給我們瞭解，共產黨的罪行，在人看來，是不可饒恕的，
也是我們必須盡力反抗的，在神看來不過是輕微的。

他們的暴政已經長達半個世紀，神看來不過是一場小誤會。他們還有得救的可能。

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一位母親，她也像母親一樣地愛。

天門並沒有對共產黨關閉。天光也沒有向他們熄滅。他們可以像任何人一樣悔改。我們必須喚醒他們。

只有愛能改變共產黨（這愛不是許多教會領袖對共產黨的拍馬屁）。憎恨使人盲目。希特勒的反共是出於憎恨。於是他不能征服共產黨，倒促使共產黨吞滅了三份之一的世界。

我們在監牢裡以愛心設立一個機構，專向共產黨宣道。

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共產黨領袖。

一些宣道會主任似乎沒有讀過教會歷史。

挪威如何接受基督？

因為他們的國王奧力（Olaf）先接受主。

蘇聯的威拉底米（Vladimir）接受了福音，蘇聯全國就歸信。

匈牙利全國也跟隨他們的國王聖司提反（St Stephen）。

波蘭也是。在非洲，當部族首領歸主後，全族就跟從。

我們的傳道會卻轉向一般人。

這些人可能成為非常好的基督徒，卻不能左右大局。

我們必須得到統治者：不單是政治的首領，也包括經濟，科學，藝術的要角。這些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們締造人的靈魂。得著了他們，就得著他們影響的眾人。

從宣道的角度看，共產主義有一個特點，是民主制度沒有的，就是中央集權。

如果一位美國總統成為摩門教徒，美國不會通國歸信摩門。

但如果毛澤東成了基督徒，他全國必受影響。

蘇聯的伯林沙魯或羅馬尼亞的喬瑟古等人也有這樣的影響力。

一個共產領袖可以悔改嗎？

肯定能，因為他並不開心，也沒有安全感。

他曉得自己就如被他折磨的人一般，正在危機的邊沿。

幾乎所有的蘇聯共產領袖都被自己的同志們監禁或槍斃。

蘇聯內長雅果達（Iagoda），億朔（Yezhov），伯利亞（Beria）等人，似乎一度權力傾城，

結果也像境內的武裝反共分子：被一枚子彈打入頸項，完結生命。

最近蘇聯的內長述利賓（Shelepin），並南科斯拉夫內長蘭克威（Rankovic），也都像髒布一樣被拋了出來。

我們如何在靈裡進攻共產主義

共產政權不使任何人快樂，連獲利于這主義的黨員本身也不

快樂。

他們害怕秘密警察的貨車可能在任何一個晚上開到他們的府上，把他們帶走——

只因為黨方在昨晚方才開會，決定改變他們思想的路線！

我認識好些共產領袖，都充滿重擔。

只有耶穌能給他們安息。

得著共產領袖歸主，意味拯救世界脫離核災難，也意味拯救世界脫離饑饉，因為如今世界必須把那麼多資源投在昂貴的軍備上。

得著共產領袖，意既結束國際緊張，也意味給基督與眾天使大喜樂。這也是教會的勝利。

在宣教事工艱苦的地帶，就如新幾內亞或馬達加斯加，如果當地共產領袖歸主，宣教就大得方便之門。

我認識一些悔改了的共產黨；他們就如我。我年輕時是一個激進的無神論者。

悔改了的無神論者和共產黨十分愛基督，因為他們曾經大大犯罪。

宣道事功必須有戰略思考。

從救恩的角度看，每個靈魂都相等；但從宣道的角度，卻不相同。

得著一個大有影響力的人，比得著一個山林的野人更有價值。

前者歸主後，可以影響千萬人；後者只能一人（或一家人）

得著救恩。

於是耶穌並不在一些小鄉村完結自己的傳道，卻在世界屬靈的首都耶路撒冷。為同樣的緣故，保羅極力前往羅馬。

聖經說：「女人的後裔要傷你（蛇）的頭。」我們只在蛇肚上輕輕騷擾，給它笑哈哈。蛇頭其實在莫斯科或北京，不在突尼斯或馬達加斯加。向共產世界的宣道必須是教會領袖，宣道主任，並一切有思想的基督徒的首要物件。

我們必須放棄例行的工作。
「虛假地作主工，該受詛咒，」經上如此說。
教會必須給共產主義靈裡的迎頭痛擊。

從來沒有一場戰爭單憑抵抗就得勝。
要勝利，就必須進攻。
對共產主義，教會如今還是一味抵抗，於是喪失了一國又一國。

全體教會必須馬上改變。詩篇說，神砍斷鐵門。
共產黨的鐵幕對神就如兒戲。

初期教會使用秘密方式，非法操作，而且得勝。
我們必須重學他們的方式。

過去我一直不能明白為何新約的許多人，不用正名，只用外號：西門又稱為尼哥，約翰又叫馬可等。
如今共產黨給我們明白為何需要別名。

過去我不明白耶穌安排一個晚餐，為何不給明確的位址，卻說，「到那個城裡，尋找一個提著水瓶的人。」如今我們也用這些暗號。

用這些方法就能在共產國奏效。

但我在西方，卻遇見一些教會領袖完全沒有憐憫的心。他們即不愛共產黨，也不愛被共產黨苦害的人。

一個人並不真相信他每天誦讀的禱詞。他只相信他預備為之捨命的事物。

地下教會基督徒已經證實他們樂意為他們的信仰捨命。我目前正在繼續從事這可能導致我重新被捕，關回羅馬尼亞監獄的工作；因為我正在領導一個秘密的宣道會，在鐵幕後操作。我相信我寫的一切事物。

我有權問：與共產主義妥協的美國教會領袖們，是否準備好為自己的信仰而死？既然他們那麼稱頌共產主義，為什麼不來東歐或蘇聯，作為一位共產國的官方牧師，服侍當地的靈魂？這樣做雖然薪水比較少，可是卻滿有意義啊？

但從來沒有一個美國人願意付出這種至輕的犧牲。他們真的信自己的信仰嗎？

人類言語的產生，是為了溝通有關於狩獵，捕魚，並生活需用。這言語可以傳達彼此之間的感情，但不足以傳達有關神的奧秘與屬靈的生命。

同樣的，也沒有人類的言語能表達魔鬼的殘酷。你能形容一個快要被丟入納粹火爐之人的感受嗎？或，你能形容一個人看到自己孩子被拋下去嗎？

於是嘗試形容基督徒在共產黨手下遭受的折磨，也同樣不可能。

我曾經與魯克力提 (Lucretiu Patrascanu) 同囚。他是把羅馬尼亞赤化的第一功臣。他的同志們給他的報答就是把他抓去精神病院，與瘋人在一起，直到他也瘋了；雖然他之前完全沒有精神病。他們對待前國家秘書安娜包克 (Ana Pauker) 也是如此。基督徒也常受這種折磨。

當世界聽到紅衛兵在中國街頭的暴行，都大為震驚。試想在無人看到的中國監獄裡，基督徒的光景如何。

一位有名的中國傳道人和其他信徒拒絕否認自己的信仰，當局就把他們的耳朵，舌頭和腳都切掉。

共產黨最可怕的不是他們折磨和殺死人的肉體。他們要誤導人的思想，荼毒青年與兒童。他們把自己的黨員安插在教會的領導層，為毀壞教會。他們教導青年不要信神或基督，倒要憎恨這些名號。

我們可以怎樣形容這種悲劇：當一個基督徒殉道者被監禁多年後，回到家裡，卻被自己的孩子們藐視譏笑。共產黨在殉道者們坐牢時，把他們的孩子們變成極端的無神論者。

這本書不是用墨水寫的，卻是用鮮血寫的。

但就如但以理的三個朋友，從火爐出來後，身上沒有火燎的味道；經過共產監獄的基督徒也沒有一點憎恨共產黨的味道。

如果你壓碎一朵花，它就給你芬香。同樣的，基督徒在被共產黨酷刑之後，就給施刑者真誠的愛。我們把許多獄卒帶到基督跟前。我們只有一個願望：給那些折磨我們的共產黨我們最好的東西，就是主耶穌的救恩。

我個人沒有為主殉道的福氣。我獲得釋放，來到西方。

在西方，我發現許多教會領袖正好與鐵幕和竹幕後的信徒相反。許多西方基督徒並不愛共產黨。證據是他們並不嘗試向共產黨傳福音。他們設立了向猶太人，回教徒，佛教徒的宣道會；也有向其他基督徒宗派的宣道會，叫這些人改信他們的一派。但他們卻沒有向共產黨的宣道會。他們並不愛共產黨。卡利 (Carey) 愛印度人，戴德生 (Hudson Taylor) 愛中國人，就各自創辦對中印的宣道會，唯獨沒有西方人設立向共產黨的宣道會。

西方教會領袖不單不愛共產黨，不嘗試救他們；還藉著與共產黨妥協，加強共產黨的不信。

他們幫助共產黨介入西方的教會，領導普世教會。

他們使一般基督徒不曉得共產主義的危險。

除了不愛共產黨，不為基督贏取他們之外（西方教會的藉口是共產國家不容許傳福音，仿佛初期基督徒已經得到了尼祿皇帝的允許，方才傳福音；）這些教會領袖也不愛自己的羊群。

因為如果共產黨沒有歸信基督，他們就要攻克西方，把基督教也從西方拔除。

遺忘了的歷史教訓

在第一世紀，非洲北部的基督教興旺。

聖奧古斯丁，聖賽伯里昂，聖安塔那修和特土林都來自該地。北非的基督徒只忽略了一個責任：向回教徒傳福音。

結果是回教徒征服北非，剷除當地的基督徒，長達數個世紀，直到現在。

目前的基督教宣道會還是稱北非為「無法傳道的地帶」。

讓我們從歷史吸取教訓！

在改革期間，胡克，路德與加爾文的改教意圖與歐洲百姓擺脫教皇枷鎖的心願相符（那時教皇權力甚大，壓迫多国的政治與經濟）。

如今也是，地下教會的心願，正符合一切自由世界人民的心願。

沒有任何政治的力量可以推翻共產主義。

共產黨有核子力量。

使用軍事力量對付他們，就必導致億万傷亡。

許多西方領袖也已經被洗腦，完全不想推翻共產統治者。

他們自己也常這樣說。

他們只希望要剷除毒品，匪党，癌症，肺炎等，但不是共產主義。

他們不曉得共產主義殺的人，遠超這一切邪惡的總和。

蘇聯作者愛亞（Ilya Ehrenburg）

說，如果史大林沒有任何其他工作，只須抄一遍受害者的名單，一生也寫不完。

克魯斯基（Khrushchev）在共產黨第二十中委大會中說，「史大林清算了數以千計忠誠的黨員。 。

在一百三十九名于第十七大會選出的中委中，有七十巴仙，就是九十八人，後來被捕槍斃（被史大林清算）。 」

且想像他會怎樣對待基督徒！

克魯斯基否決史大林，可是他自己卻繼續同樣的暴行。在1959年還開放的教堂，他上台後，就再關閉其中一半。

中國有新的一波壓迫，比史大林時期更甚。
公開的教會生活完全中止。
蘇聯和羅馬尼亞也有新一波的逮捕。

通過恐怖統治與欺騙，這些共產國教導年輕的一代，自小就憎恨一切西方事物，尤其是基督教。

在蘇聯時常可以看到當地的官員站在教堂門口。
凡到教會的兒童就被掌摑踢出去。
他們不要新的一代認識基督。
他們正在培植毀滅西方基督徒的下一代！

只有一種力量能夠推翻共產主義；就是那改變羅馬帝國；把野蠻的條頓（
Teutons）人與維京（Vikings）人變成基督徒；推翻教會異端裁判所的力量。
這是福音的力量，共產國家的地下教會便是它的代表。

支援這教會不單意味與受難者同心，也意味保存你們自己的國家和教會。
維持這地下教會不單是自由基督徒的至要關注，也是自由世界政權的必須政策。

地下教會已經贏得一些共產領袖。
羅馬尼亞的首相喬治西爾 (Gheorghiu
Dej) 在死時已經是一個悔改了的人。
他承認自己的罪，同時不再繼續自己過去的罪惡。
在共產國家，有些政府部門的共產黨是隱藏的基督徒。
如果有更多這樣的基督徒，我們就能期望一些共產政府政策的真正改變 ——
不是提多 (Tito) 和哥木喀 (Gomulka) 那種換湯不換藥的改變 —— 卻是轉向基督與自由的改變。

如今有非常好的機會。

共產黨如今面對一大危機。

好些黨員非常確信自己的主義，就如基督徒虔信基督一樣。他們相信共產主義可以創造國際大同。
如今他們却看到共產國家彼此相爭如野狗。

他們曾相信共產主義將會創造地上天國，不是一個烏托邦（夢幻天堂）。
如今他們看到自己的人民挨餓，必須從資本國家入口糧食。

他們曾相信自己的領袖。
如今他們從自己的報紙讀到史大林是一個大屠殺者；克魯斯基是一個傻瓜；國家英雄就如拉可西 (Rakosi)，幾羅 (Ger
o)，安娜包克 (Anna Pauker)，
蘭可維司 (Rankovici) 等，也都是莽夫。

共產黨不再相信他們的領袖們絕對無誤。
他們就如失落了教皇的天主教徒。

共產黨的心中有一個空洞。
這空洞只有基督才能填滿。

基督徒在被共產黨戲弄與酷刑之後，很快就忘了共產黨對他們個人與家庭的傷害。他們盡力幫助共產黨找到基督。為此他們需要我們的幫助。

基督徒的愛並不分黨派。

耶穌說，神使太陽照好人，也照歹人。
基督徒的愛也是如此。

西方基督徒領袖說，耶穌教我們愛敵人，於是他們就與共產黨和好。但耶穌從來沒有教我們只愛敵人，忘了弟兄。

他們與那些手沾基督徒鮮血的人一同宴飲，以為便是愛。
他們完全不打算向這些兇手們傳福音。
至於那些被逼迫的，他們更完全遺忘了。

過去七年，德國福音派教會與天主教會出資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救濟饑民。美國基督徒資助更多。

許多人挨餓；但我不能想像有誰比基督徒殉道者家屬更饑餓。他們也最配得自由基督徒的資助。

可是受難基督徒得到幫助嗎？

我是由兩個基督徒機構買贖出來的，證明當時我國的基督徒是可以買贖的。

可是我卻是羅馬尼亞唯一獲得西方教會買贖的基督徒。這證明西方教會忽略了許多其他當得幫助的基督徒。

初期的基督徒自問，神呼召他們，是要他們單救猶太人，或也救外邦人？他們獲得正確的答案。

二十世紀也出現相似的問題：基督教是單為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或也為東方共產國家的人？

耶穌被釘時，一手伸向西方，另一手向東方。

他不單祈望成為猶太人的王，也切望成為外邦人的王；他不單要作西方世界的王，也要作共產黨的王。

他說：「你們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每一個人。」

他為所有的人流血，所有人都當聽到這福音。

叫我們大得勉勵的是，當這些共產黨成為基督徒之後，他們就充滿愛與熱情。我未曾遇到一位不冷不熱的蘇聯基督徒。一個前共青可以成為基督的特殊門徒。

基督愛共產黨，願意釋放他們脫離共產主義；就如他釋放我們脫離我們的罪惡。

一些西方教會領袖卻放棄這個，姑息共產主義，幫助共產主義獲勝，阻擾共產黨得救。

我獲得釋放後，看到什麼

我出獄後，妻子問我打算如何安排將來。

我說：「我希望退隱安息。」我太太說她也希望這樣。

我少年時非常激進，外向。

但監獄，尤其是單獨的囚室，把我轉變成一個默想型人物。

我心中一切的風暴都止息了。

我不再理會共產主義，甚至不曾察覺它。

我正在天上新郎的懷抱裡。

我為那些酷刑我們的人禱告，全心愛他們。

在牢中我幾乎已經放棄任何釋放的希望。

只是偶爾我也會想到，如果獲得釋放，我會如何。

我常想到我會遠遠離開眾人，到一個沙漠去繼續與天上新郎的甜蜜交流。

神是「唯一的真理」。

聖經是「談及那唯一真理的真理。

」基要派的教義是「論及有關那唯一真理之真理的真理。

」基督徒討論許多外層真理，於是抓不住唯一的真理。

我們在牢中挨餓，迷藥，毆打，以至忘卻一切神學教義和聖經。

我們忘了有關真理的眾真理，於是就活在那唯一的真理中。經上寫著說：「當你們想不到的時刻，不知道的日子，人子就來到了。」我們不再能思想。

在我們受刑最黑暗的時刻，人子就來臨，照亮監獄，四壁发光如鑽石。施刑的人似乎站在遠處。

但在靈裡，我們在主裡歡樂。這種喜樂勝過黃金。

與人相爭？我沒想到那個。

我不願意再競爭，包括為正義的競爭。

我只願意為基督建立靈宮。

我出獄時只希望有一個平靜的晚年。

但我出獄後，卻看到共產主義的另一面，比監獄更糟。我在各宗派遇到一個又一個大牧師，大傳道，甚至主教，向我承認他們已經成為秘密警察的告密者，針對自己的羊群。我問他們是否準備不計個人安危，放棄這種行為。

他們都說不能。

原因不是為了自己，卻是因為如果他們拒絕告密，他們的教會就被關閉。這是我下牢之前沒有的情況。

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名黨方代表，掌控一切「異端邪教。」這人來自秘警。

他隨時都有權傳召任何一個牧師，查問他教會的出席人數，出席名單；誰常領聖餐，誰熱心信仰，誰善於贏取靈魂，人們告解（認罪）的是什麼。

如果你不回答，他們就解雇你，另選他人；一個比你更會說話的人。

如果當局找不到這樣的人（這種人決不難找），就關閉那教會。

大多數的傳道人都會向秘警告密，所不同的只是一些人做的不樂意，總是嘗試隱藏一些事物；另一些則習以為常，良心不再責備了。

還有一些已經養成一種熱情，把不需要報告的也說出來。

我聽到基督徒殉道者孩子們向我承認說，他們被逼向當局舉報援助他們的人；不然他們會被停學。

我參加一個浸信會的大會。

這大會高掛著紅旗；共產黨在這裡決定誰該成為「公選的領袖。」

我曉得每一個官方教會的巨頭都是共產黨委任的。我意識到這便是耶穌說的「行毀滅可憎的站在高處」。

歷代以來，總會有好的和不好的牧者。
但無神主義者指定教會領袖的現象，還是頭一次出現。
這些領袖們要把教會帶去哪裡呢？

列寧寫道：「每一種宗教的思念，神的念頭，甚至是有關神的想法，都是最可怕的無聊事。
百萬計的罪行，暴行，並肉體的污穢，都遠比神的思念安全。」

蘇聯集團的共產黨都是列寧派。
他們認為宗教比任何癌症，肺炎，或性病更為可怕。
他們決定誰人可以當宗教領袖。
於是官方教會的首腦，多少都與他們妥協。

我看到孩童與少年被無神論荼毒。
在我們的首都布城，你不能找到一所孩童的主日學，或一個少年團契。
基督徒的孩子都在學校裡接受恨的教育。
官方教會沒有任何消除這種屬靈劇毒的對策。

看到這一切，我才真的憎恨共產主義。
這憎恨並非由於他們給我的酷刑。

這主義荼毒十億活在它政權下的人民。
它奪取了神的榮耀，掩蓋了基督的名。

全國各地的農夫來見我，告訴我說，如今他們在自己過去的

葡萄園或菜園裡挨餓，因為這不再是他們的菜園，乃是集體農場了。他們沒有麵包；孩子們沒有牛奶，沒有水果。我國的土地肥沃如迦南地，如今百姓却要挨餓！

弟兄們向我承認說，共產黨的政權把他們轉化為小偷和騙徒。他們因為饑餓，就在自己過去的土地上偷瓜果。然後他們必須撒謊，掩蓋自己的偷竊。

工人告訴我說工廠裡的暴行。
勞工們被大大剝削，遠遠超過任何資本國家。
工人沒有罷工的權利。

知識份子必須違心教導說沒有神。

世界三分一的人民，整個生命和思想都被毀了。

少女投訴說，她們因為吻了一位基督徒少年，就被召去共產黨少年總部問話。然後黨方給她們另一個可以親嘴的姓名！

每一樣事物都被醜化。

我遇到地下教會的鬥士，就是我過去的戰友。
他們有些至今尚未被捕；另一些是出監後，再度進行爭鬥的。
他們呼籲我相助。
我參加他們的地下聚會，他們使用手寫的詩歌。

我記得偉大的聖安東尼。

他住沙漠三十年，遠避世界，禁食禱告，靜渡餘生。

可是當他聽到聖安塔那修（Athanasius）與亞流（Arius）為基督的神性爭辯時，他就離開靜室來到亞歷山大城，叫真理獲勝。我記得哥利瓦的聖伯那（St Bernard de Clairvaux）。他也是高山的僧侶。

但當他聽到十字軍的愚昧，並基督徒屠殺阿拉伯人，猶太人，並自己同信仰的弟兄時，他就從自己的高處下降，反對十字軍。

我就決定做基督徒所該作的：跟從基督，保羅與眾聖徒的榜樣，放棄默想，重新參戰。

這是怎樣的戰爭？

在監獄的基督徒時常為敵人禱告，向他們作美好的見證。當他們得到救恩時，基督徒們就歡喜。

但我憎恨邪惡的共產制度。我要堅固地下教會。

我不單只想到羅馬尼亞，也想到共產世界。

但在西方，我却看到冷淡的反應。

當兩名共產黨作家被他們的同志們扔下監牢時，全世界當作

者們都群起抗議。

可是當基督徒因著信仰被下監時，西方教會卻不做聲。

當古希克（

Kuzyck）弟兄因為散佈基督徒讀物與聖經單行本，被逮捕下牢時，有哪個西方人理會？

當波錄克（Prokofiev）弟兄因為傳佈講稿被逮捕時，又有誰發聲？

當蘇聯的希伯來基督徒哥倫瓦（Grunvald），為同樣的緣故下獄時，有誰抗議？他的小兒子也被當局取去。

我曉得當我與自己的孩子米海分離時的感受。

我跪下吻他們的鎖鏈，就如初期基督徒在他們同胞被拋給野獸之前，吻他們的鎖鏈一般。

一些西方基督徒並不理會他們。

殉道者的名字不在他們的禱告名單中。

當這些人被酷刑時，蘇聯浸信會與東正教的官方領袖們正在新德里，幾內瓦等地大受西方教會的歡迎。

他們在那裡向每個人保證說，蘇聯人享有絕對的宗教自由。

一位普世教會聯合會的領袖在共產大主教尼古丁發表這樣的保證時，就上前擁抱這主教。然後他們就一同宴飲。

真正的聖徒們如今卻在監牢裡吃沒有清洗過的牛腸或雞腸湯，就如我吃過的。

地下教會決定我必須離開本國，告訴你們真情。

我決定反對共產主義，雖然我愛共產黨。

一些人叫我傳純淨的福音。

這叫我想起，共產秘警也曾叫我單單傳基督，不要提及共產主義。那些叫我傳純福音的，是否與共產秘警同感一靈？

我不曉得所謂的純福音是什麼。

施洗約翰傳的道理純淨嗎？

他並不單單說「天國近了，你們都當悔改。

」他也說「希律你有罪了。

」他不只談抽象的道理，所以最終喪命。

耶穌也不單傳講登山寶訓；他也傳了許多教會領袖所謂的否定性講章：「你們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你們假冒偽善，毒蛇的種類！

」耶穌是因為這些不純淨的講章，所以被釘。

法利賽人並沒有反對他的登山寶訓。

我們必須稱罪為罪。

共產主義是當今世界最危險的罪惡。

每一場講道如果不否認這主義，就不是純淨的福音。

地下教會否認它；不怕因此喪命。西方世界更不該緘默。

我針對共產主義，但卻不同一般的反共人士。

希特勒反共，但他自己也殘暴。我們反共，卻愛共產黨。

我們憎恨罪惡，卻愛罪人。

我為何在西方受苦

我在西方受的苦，多過在共產世界。

第一種苦是，我已經好久不能看到地下教會的美了。鐵幕後的信徒就如古代拉丁文的格言說：Nudis nudum Christi sequi--赤裸的跟隨赤裸的基督。

在共產陣營，人子與他的百姓沒有枕頭的地方。基督徒在那裡並不為自己建築房屋。房屋有何用？在你第一次被捕，他們就充公你的房子。你如果擁有一所新房，就更有可能被捕！因為共產黨也很喜歡得到它！在共產國家，你要跟隨耶穌，不必先回去埋葬父親，也不必先與家人道別。誰是你的母親，你的弟兄弟姐妹？你的母親與兄妹便是跟從神旨意的人。在那兒，人與人的自然聯繫幾乎已經沒有了。新娘控告新郎，孩子控告父母，妻子控告丈夫等，都是常事。人際的關係越來越在乎靈裡的聯繫。

地下教會是一個貧窮受苦的教會，可是其中沒有不冷不熱的基督徒。

地下教會的崇拜就如一千九百年前的初期教會。
傳道人不曉得深奧的神學。
他們就如彼得一樣不曉得神學術語。
任何一個神學博士都會給彼得在五旬節的講章很低的分數。
在共產國家，人們不多熟悉經節，因為聖經稀少。
還有，傳道人常是監禁多年的，期間沒有聖經。

他們表達對天父的信靠。這話大有意義。
因為他們多年坐牢，每天求天父給他們日用的糧食，卻得到污穢的包菜。但他們依然相信神是慈愛的。
他們就像約伯。約伯曾說，雖然神殺他，他依然相信神。
他們也像耶穌，稱神為父，雖然天父似乎遺棄了他，讓他無助地掛在十架上。

凡見過地下教會之美的，就不能滿足于一些西方教會的空洞儀式。

我在西方受的苦，多於在共產監牢，因為如今我親眼看見西方的沒落。

奧斯瓦 (Oswald Spengler)
在《西方沒落》一書裡寫道：

「你正在垂死中。我看見你垂危的種種徵候。
你的大量財富，你的靈裡貧困，你的資本主義，你的無恥，
你的婚姻破裂，你的節育，都是你底下的流血，你腦上的腫

瘤。這些都是古代眾帝國破滅的前兆，就如希臘與羅馬。
」

這是在1926年寫的。

從那時開始，半個歐洲和古巴的民主政權已經滅亡了；另一半的歐洲還在沉睡中。

但有一股勢力卻沒有沉睡；就是共產黨。

雖然在蘇聯與東歐的共產黨對自己的主義感到失望，不再幻想；但在西方，共產主義依然火熱。

西方的共產黨完全不信共產國裡發生的一切暴行，困苦與逼迫。他們努力宣傳共產主義。

他們在上層階級，在學院，在知識份子的圈子裡，在貧民區，在教會裡宣傳。我們基督徒卻只給真理半個支援。

如今西方的神學家正在討論芝麻小事。

這給我想到，當莫哈默二世的軍隊在1493年圍困君士坦丁堡，巴爾幹半島未來的幾個世紀，或歸基督教，或歸回教之時，圍城裡的一間教會卻在討論這些問題：「聖童貞女的眼睛是什麼顏色的？天使是男是女？

如果一隻蒼蠅掉在聖水裡，是蒼蠅成聖了，或水變污了？

」這可能只是一個傳說。

但在今天教會的期刊，你卻可以看到人們討論同樣的問題。共產主義的魔爪與地下教會的受苦鮮少有人提及。

人們不斷討論神學問題，儀式，並各種次要的課題。

在一所旅店餐廳的茶會中，有人發問：「如果你遇到海難，只能從船上的圖書館裡抓一本書，逃到一個荒島上。

你要拿什麼書？

」有人回答「聖經；」有人回答「一本莎士比亞。

」但一位作者卻正確地回答道：「我要找一本教我造船的書。當我脫險之後，就可以從容讀任何書了。」

保持一切宗派與神學的自由，免受共產主義的轄制，比伸張任何一派的正確性更為重要。

耶穌說，「真理必叫你自由。

」這話也可以倒轉過來說：「只有自由能給你真理。

」與其為不重要的事物爭辯，不如讓我們同心為自由而戰，抵擋共產主義的獨裁。

我也為鐵幕後日益凌厲的逼迫而憂愁。

我經歷這種苦難，如今就如看到其中的光景。

在1966年六月，蘇聯報紙控告浸信會教導成員殺死孩子，好得贖罪。他們也曾用這種罪名，控告猶太人。

我曉得這意味什麼。

我曾在羅馬尼亞的克羅城監獄裡，與一位名叫拉薩羅（Lazarovici）的基督徒同牢。他的罪狀是殺死了一位小女孩。

我遇到他時，他不過三十歲，卻像一個老人。

他的頭髮因為酷刑變白，指甲都被拔掉。
他們要逼他承認未曾犯的罪。
一年之後，他被證實清白，得以出獄。
但這時自由對他已經沒有意義了。他全人破碎了。

一些人可以讀報而譏笑蘇聯當局的愚笨控狀。
但對被控告的人，我曉得這意味什麼。

在西方，只要想到這光景已經夠可怕了。

蘇聯卡魯加城 (Kaluga) 的耶摩根大主教 (Yermogen) 與七名主教如今在哪裡？
他們曾抗議東正教元首亞利西 (Alexei) 並大主教尼可丁 (Nikodim) 與蘇聯當局的極端合作。
如果我沒有親眼看見那幾位因為抗議當局，以至死在羅馬尼亞監獄的先賢 (也是主教)，我就不會關注這些神聖的蘇聯主教。

傳道人尼古拉 (Nikolai Eshliman) 與雅古民 (Gleb Yakumin) 因為請求宗教自由，就被共產任命的教會元首勸戒。
西方只知道這麼多。
但我曾在羅馬尼亞的監牢與伊萬神甫 (Father Ioan) 同囚。
外界只聽見這名神甫受到教會的規勸。
但在共產國家，官方教會領袖與警方密切合作。一位被教會領袖規勸的人，也同時會得到秘警更有效的「規勸」——
逮捕下牢，酷刑，毆打，加上神經藥物。

我為這些在共產黨監牢受苦的人而戰兢。我想到向他酷刑的人時，我也戰兢。

當我想到西方基督徒對此不聞不問時，更是戰兢。

我深願可以流連在自己葡萄園，不涉及這種艱苦的爭鬥。

我想望安靜田園。但這不可能。共產主義正在門口。

當共產黨進攻西藏時，一切住在深山，與世無爭的和尚都被打出來。羅馬尼亞也是。

所有的修道院與教堂都被解散，只留下幾間充當門面，愚弄西方人。我所期待的安息，不但與現實脫節，也危害我的靈魂。

於是我必須繼續帶領這場戰爭。

如果我失蹤了，你就可以肯定共產黨已經綁架了我。

他們曾在1948年在大街上綁架我，用別名把我下在牢中。那時我國秘書長安娜包克（Ana

Pauker）對瑞典的大使巴特利（Sir Patrick von Reuterswaerde）說，「啊，魏恩波嗎？

他目前正在哥本哈根的大街上休閒渡步呢！

」可是這位大使口袋中卻有一封從監牢裡偷帶出來的信，就是我親手寫的。他曉得安娜撒謊。

如果我被殺，殺手便是共產黨的買凶。此外沒有人要殺我。

如果你們聽到有關我的偷盜，性不檢點，同性戀，婚外情，

或撒謊，便應驗了秘警的話：「我們可以令你道德破產。」

一個非常可靠的消息告訴我說，自從我向美國元老院作見證之後，蘇聯共產黨已經決定殺我。
他們或殺我的身體，或殺我的名譽。
他們也有可能威脅我在羅馬尼亞的朋友，叫我就範。
他們擁有各種有力的工具。

但我不能保持沉靜。
你的責任便是詳細思考我說的話。
就算你的結論是，我在多年監禁後，患上一種逼迫徵候症，
你也該自問這這是怎樣的勢力，能叫一個人患上這樣的徵候？
什麼勢力促使東德居民帶著孩子，駕駛推尼機試圖沖過圍籬，
不怕守衛的槍火？

西方正在沉睡，必須醒起！

* * *

受折磨的人，為了擺脫痛苦，會尋找一個替身。
犯罪的人也是。
如果他們能找到代罪羔羊，就能大大減輕自己的罪擔。
但我不能這樣做。

我不能把這罪，加在西方教會的一些領袖身上；雖然他們與共產主義妥協。這罪惡不是他們製造的。這罪比他們古遠。他們本身也是受害者。他們不是教會混亂的禍首。他們不過是在教會裡發現邪惡。

自從我到西方，我拜訪了許多神學院。我聽到有關教堂掛鐘的歷史；崇拜詩歌的歷史，已經廢棄了的教規，還有教會的處罰。我看到講師教導學員們說，創世紀的故事不是真的，亞當的故事也是虛構的；洪水和摩西的故事也不真。聖經的預言都是在事後寫的。貞女生子是神話。耶穌復活也是神話；他的骨頭如今還在某一個墳墓中。使徒的書信不是真品。啟示錄不過是瘋人作品。只是除此之外，聖經還是一本聖書！
（這樣的一本聖書看來比共產黨的報章更假！）

這便是今日教會領袖們在神學院學到的科目。這便是他們接受培植時的氣氛。他們何必對這樣的一個「教主」忠誠？既然教會說神死了，他們又何必對教會忠心？

這些人是官方教會的領袖，不是基督的新婦。他們是出賣基督的教會領袖。當他們遇到一個地下教會的成員，或一個殉道者時，就如看到一個怪物。

我們不能憑著人的一部分行為，就給他們定價。如果這樣，我們就犯上法利賽人的同樣錯誤。他們因耶穌在安息日做工，就認定耶穌是罪人。他們看不到耶穌的善行。

於是，我們也不能不看這些教會領袖的其他長處。雖然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態度不正確，但在許多其他的事物上，他們卻可能正確。他們也可能有真誠的性格。

連他們目前的誤失，也有改正的可能。

我曾遇到一位羅馬尼亞的東正教神學教授。他是共產黨的傀儡，出賣自己的羊群。我握著他的手，說及浪子回頭的比喻。那時是黃昏，我們坐在他園子裡。我說，「你看神怎樣愛一個回頭的罪人。我們只需悔過。」我唱一首基督歌曲。這人就悔改了。

我又曾與一位東正教神甫同牢。他為了獲得釋放，就寫了好些無神論的講章。我與他談話，他就把講稿都撕掉了，於是不再有出獄的希望。

我不能找出代罪羔羊。我不能消除心中的重擔。

* * *

我還有另一種痛苦。甚至我親密的朋友也誤會我。一些人說我對共產黨充滿憎恨，事實不是如此。

一位摩西作家克勞底（Claude Montefiore）說，耶穌對法利賽人的公開抨擊，違反了自己愛仇敵的教訓。最近退休的倫敦聖保羅神學院的教授馬太醫生（Dr. W. R. Matthews）的解釋是，這真的是耶穌不平衡的地方。他為耶穌作的辯護是，耶穌是一個知識有限的鄉下佬！

克勞底對耶穌的印象是錯誤的。耶穌愛法利賽人，雖然他公開反對他們。我也愛共產黨與他們在教會中的傀儡，雖然我公開反對他們。

人們時常告訴我說：「不要提共產黨，只談屬靈的事。」

我曾遇到一位在納粹手下受苦的基督徒。他對我說，只要我為基督作見證，他就全心支援我，但我不該提及針對共產黨的話。我問他，在希特勒掌權時，一位德國的基督徒可以說話反對希魔嗎？他的回答是，「當然可以！而且必須！希特勒屠殺六百萬名猶太人！」我就回答：「共產主義殺了三千萬蘇聯人，並更多中國人

，還有其他民族。他們也殺猶太人。我們該如何？
」他的回答是：「那又另當別論。」他沒有給任何解釋。

我曾被希特勒時代的警察毆打，也曾被共產黨的警察毆打。
我看不出二者有何不同；打下去都一樣痛。

基督教必須與多種罪惡相爭，不單只針對共產主義。
我們不只是想到共產黨的問題。

但如今共產主義是基督教的最大敵人，也是最危險的。
我們必須聯合針對它。

我可以重複嗎？人的目標是成為基督的樣式。
共產黨的主要目標便是為了阻止這個。他們反宗教。
他們相信人死了，就變成一堆泥土，沒有其他。
他們要人活在純物質中。

他們只知道群眾，就如新約說及的魔鬼。
一次耶穌問那鬼名叫什麼；那鬼回答：「我們是群。
」他們必須破滅神給人的最大恩賜，就是各人的人格。
我見過共產黨逮捕一人，因那人擁有一本亞德勒（Alfred
Adler）的《個人心理學》。
秘警咆哮道：「啊，個人，總是個人！為什麼不是群眾？
」

耶穌願意我們成為個人；因此我們與共產主義不可能妥協。

共產黨也知道這個。

他們的雜誌《科學與宗教》寫道，「宗教與共產主義不能妥協。這兩者彼此為敵。。。

共產黨的目標是毀滅宗教。。。

我們的計畫是建立一個無神社會，叫人永遠脫離宗教的枷鎖。」

基督教能不能與共產主義共存？這便是答案。。。

「共產的目標是毀滅宗教。」

第五章

無敵又廣傳的地下教會

我在這裡重提地下教會。

這教會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操作。

無神主義是一切共產國家的官方信念。

他們給老年人一些信仰的自由。

可是青少年與兒童絕對不能相信。 這些國家的每一種媒介

——
收音廣播，電視，電影院，報章，雜誌，都排除對神的信仰。

地下教會只有非常有限的工具，對抗巨大的獨裁政權。
蘇聯地下教會的傳道人未曾受過神學的訓練。
有些牧師連聖經也沒有機會讀完。

讓我告訴你，這些傳道人怎樣得到按立。

我問一位年輕的蘇聯傳道，他回答說：「我們沒有主教按立。
官方主教絕不會按立一個未得到黨方允許的人。

於是我們十個年青的基督徒就到一個殉道主教的墳墓。

我們中間兩個人按手在墓石上，其餘的就圍成一圈。

我們請求聖靈按立。

我們肯定耶穌的釘痕手已經按立了我們。」

對我來說，這青年人的按立在神面前是有效的。

這些未讀過神學，又多不曉得聖經的人，正在帶領基督的工作。

他們就如初期教會。

當時震動世界的那一小群門徒，曾經受過神學訓練嗎？
他們都識字嗎？他們有沒有聖經？
可是神卻親自對他們說話。

我們地下教會沒有大教堂。

但有什麼教堂比森林的蒼天更美？

鳥啼是我們的琴聲，花香是我們的祭香。

一個剛才出獄的殉道者，他穿的破衣比神甫的聖袍更令人起敬。

星月是我們的聖燭，天使是祭壇的男孩，為我們點燃它們。

我不能形容這教會的美。

有許多次，在秘密聚會之後，基督徒就被逮捕下牢。

他們得到鎖鏈，就像新娘得到新郎的項鍊那樣歡喜。

監獄的水是安靜的。你得到耶穌的吻與擁抱。

那種喜樂是你絕不肯與任何事物交換的；給你當皇帝，你也不要。

我只在聖經裡，在地下教會中，和在監牢內看到真喜樂的基督徒。

地下教會受到壓迫，但她也有許多朋友，包括秘密警察的成員；甚至還有一些政府官員。

有時我們得到這些秘密信徒的保護。

最近蘇聯報章投訴說「外表非信徒」的人日益加增。

這些人在共產黨權力機構裡工作 ——

包括政府職位，宣傳部門，並任何部門。
這些人外表是共產黨，其實卻是地下教會的成員。

黨報說及一位少婦，在共產黨宣傳部工作。
放工之後，吃過晚飯，就與丈夫並其他信徒一同回到辦公室裡，開始一同讀經禱告。這樣的事在共產世界裡時常出現。每一個共產國都有千百名這樣的信徒。
他們感到與其參加官方教會，聽那些摻水的福音，不如來這裡認真查考聖經。
他們繼續保持外面的權力地位與責任，靜悄悄的地為基督作見證。

在蘇聯，沒有人辯論孩童洗禮或教皇無誤論。
他們不再提及「前千禧年」或「後千禧年」。
他們不再能翻譯預言，也不再為這些爭辯。
但他們向無神論者證實神時，卻是多麼簡練。

他們對無神論的回答是：「如果你到一家作客，主人為你擺上許多可口的食物，你可以相信沒有人煮成的嗎？
自然界便是一個大餐廳：有番茄，櫻桃，蘋果，牛奶，蜜糖。
誰為人類預備這些？自然界沒有眼睛。
你若不信神，怎樣解釋瞎眼的自然界能為我們預備這一切？」

他們也能證實永生。
我聽到一位成員向一位無神論者說：「假使我們能夠對一隻在母腹裡的胎胞說話，你會對這胎胞說，‘胎胞裡的生命不

過是暫時的，過後便是一個更長久，更真實的生命。’那胎胞會怎樣回答？

他大概會像您們無神論者一樣說：‘母腹的生命是唯一的生命；其他的都是宗教幻想。

’但如果那只胎胞可以靜心思想，大概他會自問：‘為何我有手？我用不著它們。在這裡我想連伸展雙臂也難。

那麼為什麼它們會長出來？可能有一個未來的世界？

在那裡可以用手？還有我的腳也開始生長。

這裡我必須把它們縮向胸前。為什麼？

也許將來的世界廣大，可以到處跑動？還有我的眼睛。

這裡一片黑暗，眼睛完全無用。

將來會不會有一個光明的世界？

’如果這胎胞可以思考，也許在它未出世前，已經知道外面世界的存在。我們也是。

當我們年輕時，充滿幹勁，可是不曉得善用身子。

多年後，我們的智慧終於成長了，可是身體也被我們弄跨，離開墳墓不遠了。

為何我們的智慧必須辛苦成型，卻用不著？

是不是為將來的另一個世界？

我們是不是為另一個世界準備的？」

党方的教訓是，耶穌並不存在。

地下教會的回答也容易：「為什麼你們黨報會有一個日期？

讓我看，這黨報寫着的是：1964年正月十四日份。

這年日從何算起？從一個不曾存在的人？

你們說沒有那人，可是您們的黨報卻很看重他？

在他來以前已經有時日，可是人類卻把他出現的日子當作是時間的分水嶺。

就如在他來之前的日子盡都虛空；他來以後人類才曉得生命的意義？」

西方教會的牧師常以為自己教會的成員都信基督。其實不然。你鮮少在西方的教堂聽到證實我們信仰真理的講章。但在鐵幕之後，未進過神學的人卻給初信徒非常真實的神學基礎。

地下教會與官方教會沒有明確的分界線。許多在官方教會服侍的牧師，同時也侍奉違法的地下教會。

與共產黨妥協的官方教會，有漫長的歷史。

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後，一位名叫色基司 (Sergius) 的神甫正在帶領「生命教會。」這教會在莫斯科宣佈：「我們的宗旨不是重建教會，乃是消滅它。我們要摧毀一切宗教。」

每一個共產國家都有這樣的色基司。

在匈牙利，天主教的巴羅神甫 (Balogh) 聯合一些更正教牧師，一同幫助共產黨控制全國。

在羅馬尼亞，東正教神甫布都西亞（Burducea）曾是反共分子。如今為了向共產黨表示痛改前非，就比共產黨更共產。當蘇聯國家秘書威欣斯基（Vishinski）在我國宣佈羅馬尼亞成為共產國時，這位神甫就站在那位蘇聯人的身邊，面露嘉許的微笑。他說：「這新政府要建立一個地上的樂園。你們不再需要天上的樂園了。」

至於蘇聯的尼可丁（Nikodim）大主教，有記錄顯示他是政府的一名線人。投奔西方的蘇聯秘密警察德里亞賓（Deriabin）證實尼可丁是他們的暗探。

幾乎所有的宗派都面對同樣都光景。目前羅馬尼亞浸信會的領導層是黨方強加的。它排除真信徒。在蘇聯，浸信會的領導層也是如此。羅馬尼亞安息日會的主席達奇西（Tachici）告訴我說，自從共產黨在國中掌權，從第一日開始他已經是他們的線人。

共產黨並不完全關閉教會。他們特意留下一些，為了控制教會，並最後毀滅一切基督徒。他們保留教會的建築，好矇騙外國遊客。我也曾經獲得建議，成為這種特意保留之教會的牧師，條件只是向秘警報告會友的情形。西方人難以明白這種事。但地下教會從來不接受這種教會。地下教會知道自已的任務，是包括向青少年傳福音。

但在官方教會，雖然領袖出賣羊群，卻依然有真實屬靈生命的羊。（我感到西方的教會也多有同樣的光景。領袖雖然敗壞了，信徒依然忠於基督。）

東正教的儀文依舊不變，這儀文餵養教會成員的心靈，雖然講臺的信息清一色諂媚共產黨。信義會，長老會和其他更正教派繼續使用古老的讚美詩。還有，連告密者（包括許多官方牧師）的證道也必須包含一些經節。人們聽到這些出賣者的講章而悔改，雖然他們知道這些講員是假信徒，是出賣者。他們也知道不能讓這些講員曉得他們的悔改。這便是神在利未記11：37裡記述的一件奇事。它寫道：「若它們的屍體（污物）掉在要栽種的子粒上，它（種子）仍然潔淨。」

還有，不是全部官方教會領袖都是共產黨的人。

也有一些地下教會的成員在官方教會裡佔有重要地位，雖然也有一些必須隱藏自己。這些成員嘗試維持純正的基督教，不叫它淪為一個儀式，卻是可以奮鬥的信仰。當秘密警察前來關閉羅馬尼亞的威拉底米修道院（Vladimireshti）時，他們發現不簡單。一些共產黨必須付出性命的代價。蘇聯秘警要關閉本國的許多修道院時，也是如此。

但官方教會越來越少了。

我詫異全蘇聯還有沒有五千所教堂。

（蘇聯人口與美國相近。美國擁有三十萬教堂。

）還有，這些蘇聯的「教堂」，並不如我們的想像。

有好些不過是一間小房子。

外國人看到莫斯科的大教堂充滿人群，就以為這裡宗教非常自由。他們不曉得這是全城唯一的更正教堂。

他們沒想到，七百萬靈魂只有一所教堂是如何可悲。

還有，連那些小房子式的教堂，許多在偏遠的地方；不是蘇聯八十巴仙民眾所能抵達的。

我們只有兩種選擇：或遺忘這些民眾，或使用非法的管道向他們傳福音。

共產主義在一國越是得勢，教會就越需要轉到地下。

如今關閉的教堂，共產黨就用來進行無神聚會。

地下教會如何使用無神刊物

但地下教會也曉得如何利用這個情況。
首先，他們利用無神刊物作為屬靈糧食，就如以利亞從烏鴉得餅和肉。

無神論者們大費心機抨擊聖經。
他們出版了一種書，名叫《可笑的聖經》；另一種書，稱為《信徒與非信徒的聖經》。
為了譏笑聖經，他們就引用許多經節。我們多麼高興！
他們的抨擊那麼幼稚以至沒有人理會。
但他們引述的經節卻美不可言。
在過去，異教裁判所迫使一些「異教徒」遊街，穿着各種怪衣，畫著地獄的火與魔鬼。但這些人是如何神聖！
如今也有同樣的事。魔鬼嘗試醜化聖經，聖經卻越發美麗。

這些書已經印行了數百萬冊。
共產黨印刷局非常高興又獲得數千封的信件，要求重印這些書籍。他們不曉得這些信件來自地下教會！

我們也曉得如何善用無神的聚會。

一位共產黨博士在一個聚會裡，示範耶穌不過是一個魔術師。
博士在臺上擺著一瓶水。
他把一些粉加在水中，水就變紅。
博士解釋說：「耶穌在他的長袖裡藏著粉末，就把水變酒。
但我比耶穌更厲害。我能把酒變回水。」

」於是他加另一種粉，紅水又透明了。
過後他再加先前的粉，水又變紅。

一位基督徒站起來說：「博士同志，你實在令我們驚佩。
我們只有一個要求：你可以試喝一口嗎？」

」那博士回答道：「這個不能。這粉末有毒。

」那位基督徒就說：「這便是你與耶穌不同的地方。
耶穌的酒，給我們喜樂了兩千年。你們的酒卻毒殺我們。

」這位基督徒因此下牢。

但這事件卻大大廣傳，堅固了許多人的信心。

我們軟弱像年少的大衛，但我們並不怕無神巨人哥利亞，因為神在我們一方，真理屬於我們。

有一次，一位共產黨講師在一所工廠發表無神演講。
每一位員工都必須出席，包括基督徒員工。
他們靜聽反對神的論點，並耶穌的愚笨。
講員又說沒有靈界，沒有神，沒有基督，沒有來世，人不過是物質，沒有靈魂。

一位基督徒起立，要求發言。臺上批准了。
這基督徒就提起座椅，把它摔下。
他停頓一會兒，看著那張椅子。然後上臺掌摑那位講員。
那講員非常生氣，用粗話咒詛，呼叫同志們上來逮捕這基督徒。
他責問：「你怎麼打我？有什麼理由？」

基督徒回答道：「你證明自己正在撒謊。
你說一切都是物質。
我把椅子摔在地上，它果然是物質，它不會生氣。
可是我打你，你卻不像椅子！物質不生氣，你卻會。
博士同志，你錯了。人不單是物質。我們也是靈體！」

地下教會在無數這樣的場合裡，反駁了無神論。

在監牢，一位政治官粗暴地問我說：「你要堅持愚笨的宗教到幾時？」

」我就對他說：「我曾見過好多位無神論者在臨死前懊悔自己不信神；他們呼求基督。

但你可以想像一個基督徒在臨死之前，懊悔自己成為基督徒，於是開始呼喚馬克思或列寧嗎？」他開始大笑——

「好聰明的回答。

」我繼續說：「當一個工程師建成了一座大橋，一隻小貓跑過去並不證明橋身穩固。必須有一列火車行過才能證明。

在凡事順利時，你成為一個無神論者，並不證實無神論。

」於是我引用列寧的書，向他證實列寧成為蘇聯首相後，在不順利時，依然禱告神。

我們心中安寧，也能安靜等候事情的發展。
只有共產黨不能安寧。他們必須起來反對宗教。

他們證實了聖奧古斯丁的話說，「一顆心除非找到你，不然總不得歇息。」

為什麼連共產黨也能得救

地下教會若得到自由世界基督徒的幫助，就能贏得共產黨，改變世界。我們能贏得共黨，因為成為共產黨是反常的。連一隻狗也不肯放棄口中銜著的骨頭（人總是希望擁有自己的一分。共產主義不容許這個。

你的工資必須歸政府，歸大眾。

於是共產國的制成品，一度質素奇差，因為人人無心工作，直到中共改變他們的經濟，成為開發經濟，意既各人可以擁有自己的工資）。

共產黨的心反對他們必須扮演的角色，還有，他們必須相信荒誕的事。

當一位共產黨強調每一件事物都是物質，人不過是一堆化學合成體，我們死後就變回數十公斤的泥土時，我們只要問，「為什麼各國共產黨員那麼樂意為自己的理想而犧牲？」

化學元素可以擁有理想嗎？

一桶礦物質會不會為了別人的好處，就自我犧牲？

」他們沒有答案。

還有，他們必須殘暴！

人的受造，不是為了成為暴君或殺手。人不能長久殘暴。

我們在納粹諸頭子的末日看到這個。

他們其中有些人自殺，另一些悔改，承認犯了大罪。

在共產國家有極多人醉酒。這事深具意義。

人們渴望一個更廣大的生命，這不是共產主義所能提供的。

蘇聯人是一種心胸廣大，慷慨的民族。共產主義過於膚淺。

蘇聯人尋求深層的生命。

他們找不著，就自我糊塗，沉溺酒海。

他們驚駭于自己殘暴與欺騙的生命，就逃到醉鄉。

可是酒精只能給人暫短的解脫。

人卻需要永遠的解脫，這唯有真理能給。

當蘇軍進駐我國時，有一天，一種不可名喻的力量催動我，叫我走進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所酒館。

我帶著太太一同進去。

我馬上看到一位蘇聯軍官手持長槍，威脅眾人；他要添酒，酒店却不給，因為他已經醉了。當他拔槍時，人人驚惶。

我上去見館主，要求他給這中尉加酒。那館主也認識我。

我向他保證我會陪同這軍官，確保他不鬧事。
他們就連連為我們送酒。
桌上有三隻酒杯，中尉每次總是禮貌地盛滿三杯，然後把三杯都喝盡。我與太太都沒有喝。
這中尉雖然已經大醉，卻還會思想。他是一個喝習酒的人。
我對他說基督，他就細心聽，出奇的細心。

最後他對我說：「既然你告訴我有關你的職業，讓我也告訴你：我曾是一名東正教神父。
當史大林開始逼迫時，我最先放棄信仰。
我到处發表無神的講章，一村又一村。
我向眾人承認說，我過去當神甫，只是在做戲。
我說其他的神父們也是如此。
黨方很嘉許我的努力，給我當秘密警察的中尉。
神給我的處罰就是，我必須用我的這雙手，酷刑和殺死基督徒。
如今我喝酒，不斷地喝，要忘卻我所作的，可是卻忘不了。
」

許多共產黨自殺。
他們最偉大的詩人艾森甯（Essenin）和馬依亞（Maiakovski）也自殺。他們的大作家法迪也是。
法迪剛寫完他的小說《快樂》就自盡了。
這小說解釋說，快樂便是無止境地為共產主義操勞。

法迪那麼快樂操勞，以至在寫成了這部小說之後，便開槍自盡。他的靈魂難以承擔這麼大的謊言。

約法（Joffe），多馬金（Tomkin），就是在沙皇時代有名的共產鬥士，在看到共產主義的真相後，都接受不了。他們後來都自殺了。

共產黨不快樂。連他們的大頭領也不快樂。史大林多麼不快樂！他幾乎殺盡了所有的舊同志。過後他害怕被人下毒，又怕自己會自殺。他有八間睡房，每一間都可以穩固地上鎖，就像銀行的保險箱一樣堅強。沒有人曉得在他會睡在哪一間。他的食物必須由廚師在他面前嘗過，然後他才敢吃。共產主義不使任何人快樂，包括它們的獨裁者。共產黨需要基督。

推翻共產主義不單意味釋放被它壓迫的人民，也意味釋放共產黨本身。

地下教會代表為奴人民的最深需求。幫助她！

* * *

地下教會的特徵是在它的真誠信仰。

一位化名為喬治的牧者在他的書中說及地下教會：

一位蘇聯陸軍中尉來到匈牙利的一位牧師家，要求單獨會面。這中尉非常年輕，也很在意自己作為戰勝軍的角色。當他進入一所小會客室，關上門之後，他示意牆壁上的耶穌十架。

「你曉得那東西是假的，」他對牧師說。

「這不過是騙局，就是你們神職人員為了騙窮人，讓他們被富人剝削！

現在我們單獨會面，你只須向我承認說，你從來也不信耶穌是神的兒子！」

那位牧師微笑說，「但是，我可憐的少年人，我真的相信。這是真的。」

「我不要你向我玩這一套！」中尉喊道。

「我是當真的。不許你笑！」

他就拔出槍來，瞄準牧師。

「除非你向我承認這是一個謊言，不然我就發射！」

「我不能這樣承認。我們的主是真實的。他真是神的兒子。」牧師回答。

這位軍官就把手槍丟在地上，抱著這位牧者。

「這是真的！」他喊道。「我早就相信。只是我不能肯定有人會為這信仰而死，除非我親自看到。多謝你！你堅固了我的信心。如今我可以為基督死了。你給我看見那道路。」

我知道其他類似的例子。當蘇聯人佔領羅馬尼亞時，全副武裝的蘇聯士兵持槍進入一所教堂，說：「我們不信你們的宗教。凡不馬上放棄信仰的就要槍斃！放棄信仰的可以站在右邊！」一些人就到右邊去。士兵們就叫他們回家。他們就急忙逃命。當這些人都逃光了，士兵們就擁抱剩下的基督徒說：「我們也是基督徒，但我們只希望認識真信徒。」

這些不怕死的基督徒在我國為福音爭鬥。他們不單為福音，也為自由而戰。

許多西方基督徒的家，有時會播放巨響的世俗音樂。我們羅馬尼亞的信徒家，有時也播放同樣的音樂，但只是為了掩蓋地下教會的事工，免得被一些不友善的鄰舍聽到。

地下教會在西方遇到一位真基督徒時，是多麼歡喜！

我是一個極普通的成員，但我卻是那些無聲之人的代表；他們被禁閉，不得來到西方。我奉他們的名，懇求你們認真思考這事。我奉他們的名要求你們的禱告與幫助。

* * *

我們肯定能贏得共產黨。首先是，神在我們的一方。

其次是，我們的信息正是人的最深需求。

當納粹時代，我曾經與一些被捕的共產黨同監。他們向我承認說，當他們遇到困境時，他們也禱告。我甚至看到共產官員在臨死時，口中喊道：「耶穌，耶穌！」

我們必然得勝，因為我國人民的一切文化傳統都支援我們。蘇聯人可以禁止一切現代基督徒的文章言論。可是他們卻不能銷毀托爾斯泰（Tolstoy）和杜托爾斯基（Dostoiievski）的書。人們從這些書中發現基督的光。東德有歌德（Goethe）；波蘭有森基威（Sienkiewicz）；羅馬尼亞的最偉大作者是撒多威魯（Sadoveanu）。共產黨已經印行了他的著作《聖徒的生活》。他們把這書改名為《聖徒的傳說》。但就是在這標題下，聖徒的榜樣依然令人嚮往。

他們也不能排除拉非爾 (Raphael) ，米加蘭幾羅 (Michelangelo) ，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等人的藝術作品。這些名家的仿製品廣受民眾歡迎。這些作品都說及基督。

當我對一位共產黨談及基督時，他內心的最深需求便是我的助手。他的最大難處便是不回答我的問題。他難以壓制自己的良心。他的良心完全支援我。

我個人認識一些馬克思主義博士，他們在發表無神講章之前，禱告求神給他們的演講成功！我也曉得一些共產黨參加一些偏遠的地下基督徒聚會。黨方發現他們的行徑後，他們就極力否認。過後他們就痛哭，懊悔自己沒有勇氣為信仰站立。他們也是人。

當一個人抵達信心時，就算是非常原始的信心，也會成長。地下教會多次看到它的果效。

基督愛共產黨。我們必須贏得他們。只有鐵幕後的地下教會能夠贏取他們。凡希望滿足基督心願，得著所有人之靈魂的，就必須支援地下教會。耶穌說：「教導眾國。」他沒有說止于鐵幕。

我們如果忠於神，就必須把福音傳給鐵幕後的人。他們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

方法就是通過地下教會。

地下教會的三種成員

共產世界的地下教會有三種成員：

第一種：被共產黨排除的前牧師傳道

他們是數以千計不與共產黨妥協的牧師和傳道人。他們許多被逮捕下牢，但在出監後就馬上進行地下教會的活動。

雖然共產黨已經另選牧師取代他們，但這些前牧者們卻更有效地服侍教會，就是在暗中服侍。他們不怕重新被捕。他們在農場，地窖，夜間的麥田等地聚會。他們是活著的殉道者。

第二種：平信徒

這些人是獻身的男女信眾。

在蘇聯和中國沒有不冷不熱的基督徒，因為作為一名基督徒的代價太大了。

還有，逼迫總是產生更好的基督徒，就是見證基督，贏取靈魂的基督徒。

共產黨的逼迫產生的信徒，是西方未曾見過的。

這些信徒不明白如果一個人不渴望贏取每一個靈魂，怎能成為基督徒？

紅星報（蘇聯軍報）攻擊蘇聯基督徒說：「基督的崇拜者們貪得無厭，試圖勾引每一個人。

」但這些基督徒的光輝生活，贏得鄰里和村民的尊敬與愛戴。無論什麼地方，基督徒總是最受愛戴的。

當一位母親生病，不能照顧孩子時，基督徒的母親就過來看顧她的孩子。

當一個男人生病不能砍材時，一個基督徒男人就來為他解決。他們活出他們的信仰。

於是當他們為基督做見證時，人們就聽而信。

由於真信徒不能上臺傳講，於是百萬計的基督徒就在村莊的水龍頭，巴剎等，每一處傳講。

共產黨的各大報章又承認說，基督徒肉販把福音單張夾在包肉的紙張裡；又說在共產黨印刷局佔有權力地位的基督徒，晚上潛回，開機印刷數以千計的基督徒讀物，在天亮之前就

關機離去。

黨報又承認莫斯科的基督徒孩子從「某些地方」獲得福音本，加以抄寫。

然後這些孩子們就把抄本放在老師的外衣口袋裡。

這些外衣通常是掛在學校的更衣室中。

這些平信徒如今正在每一個共產國宣道。

在共產古巴，由於舊有的傳道已經被捕或受逼迫，目前在官方教會的領袖都是共產黨員，於是便有一種秘密的「平信徒教會，」不受官方管制。

這些百萬名獻身的真信徒，就是因為共產黨試圖消除教會，所以產生的。

第三種：部分的官方牧師傳道。

在官方教會任職的牧者，其中好些也是地下教會的人。

地下教會並非全然與官方教會脫節。

在許多共產國，諸如南斯拉夫，波蘭和匈牙利，好些官方教會的牧師們也同時從事地下活動。

這些牧師們不能在他們的狹小的官方教堂裡傳講基督，他們不能組辦孩童或少年聚會；非基督徒也不敢上來。

他們不能拜訪生病的會友。

共產的法律束縛他們，使他們的教堂完全失去作用。

許多時候這些牧者們就冒險進行地下服侍。

他們接觸青少年與孩童。

他們秘密在信徒的家裡，並地窖裡傳道。

他們又秘密接受與分發基督徒的讀物給饑渴的靈魂。

他們外表順服共產黨，其實卻順服神。

不久前蘇聯當局發現並逮捕了不少這樣的牧師。

他們是地下教會的重要分子。

前牧者，平信徒，並一些官方教會的牧師，便組成地下教會。這地下教會將會繼續活動，直到共產主義倒臺。

在一些地區，某一種成員比其他的更活躍，但這種三成員都存在，也都為基督冒險工作。

西方有一位熱衷教會活動的人，多次拜訪諸共產國。他回來時寫道，他未曾在鐵幕後遇到地下教會。

這就如一位旅客，拜訪了中非未開化的土人部落之後說，「我見過了許多當地人，問他們會不會唱詩。他們都說不會。」

」其實當地土人說的都是短詩，只是他們不知道那是叫短詩。

第一世紀的基督徒並不知道自己已是基督徒。如果你問他們的宗教，他們會回答說，他們是猶太人/以色列人/弟兄/聖徒/神的孩子/信耶穌為彌賽亞的人/耶穌的信徒等。基督徒這名字是後來別人給的。這名稱首先出現在安提阿城。

馬丁路德的信徒並不曉得自己便是路德會員（信義會員）。路德極力反對他的追隨者們自稱為路德會員。

（只有中文的路德會改名為信義會；英文依然使用路德會。）

地下教會是共產黨並西方學者們發明的名字。地下教會成員並不這樣自稱。他們自稱為基督徒/信徒/神的孩子等。但他們卻帶領這真教會的一切活動，包括接待那些宣稱未曾見過地下教會的外國人。

你可以在西方世界旅行多年，卻依然未曾遇到一位蘇聯間諜。

沒有一個間諜會那麼笨，以至會告訴一個好奇的旅客有關自己的身份。

在下一章我將引用蘇聯報紙的剪貼，證實這英勇教會的存在。
。

第六章

基督教如何擊敗共產主義

我已經提及我們如何在蘇聯軍隊，並在共產黨統治的羅馬尼亞，秘密傳福音。

我也已經呼籲你們，支援我們向共產黨和他們壓迫之人民傳講耶穌。

我這建議是否可行？

如今在蘇聯與其他共產國，是否還有地下教會？
那兒的地下工作是否還行得通？

這裡我們有非常好的新聞剪貼，作為回答。

如今共產黨正在慶祝五十周年紀念，就是他們獲取政權半個世紀的慶典。

但這周年紀念其實顯明瞭共產黨的失敗；得勝的是基督教。
蘇聯的報紙充滿地下教會的消息。

如今地下教會那麼強大，以至敢半公開工作，令共產黨喪膽。
我們從其他管道曉得這些黨報說的不錯。

我們必須記得，地下教會像冰山，大部分是看不到的。

以下便是冰山一角。

冰山一角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高加索的蘇湖米城（Suhumi）的地下教會舉辦一個大型露天聚會。許多其他城市的基督徒也來參加。臺上呼籲時，有四十七名青少年接受基督。他們馬上就在黑海受洗，一如聖經時代的做法。

他們沒有時間進行受洗的訓導課程。經過五十年的共產黨專制，地下教會的牧者們都沒有受過神學訓練。耶穌的門徒腓利也沒有受過神學訓練。當一位太監問他說，「看哪，這裡有水，我受洗有什麼妨礙呢？」腓利回答說：「你若全心相信，就可受洗。」他們就馬上下水洗禮。（使徒行傳8：36-38）

黑海的水非常充足，地下教會就回復聖經的時代。

蘇聯教師雜誌在1966年八月23日，報導說在羅斯多城（Rostov-on-Don）浸信會信徒進行街頭示威，抗議共產當局委任黨方人員作為教會領袖。

示威的日子正是五月正日，勞動節。就如耶穌選擇在安息日行神跡，顯示他不怕法利賽人，地下教會也選擇在共產黨的大日示威，表示不怕共產的法律。

五月一日共產黨大事慶祝，每個人都必須出席。
但這次，蘇聯第二大勢力——地下教會——也在街頭出現。

一千五百名信徒出席。
他們曉得自己正在冒著喪失自由的危險。
他們也知道監牢意既饑餓與酷刑。
可是神的愛催促他們前來。

每個蘇聯信徒都曉得巴那勿（
Barnaul）福音派基督徒出版的《秘密宣言》，其中提及馬拉
姐妹（Hmara）如何聽到丈夫死在牢中。
她成了寡婦，帶著四個小孩子。
當她得到丈夫的屍體時，看到丈夫手上的銹痕。
那屍體的雙手，十指，並腳板都嚴重燒傷，下腹有刀刺印跡
，右腳腫脹，雙腳都被打；全身都滿了嚴重毆打的傷口。

每一個參與羅斯多公開示威的信徒，都曉得自己可能會遭遇
同樣的下場，可是依然出席。

他們也知道馬拉的丈夫才信主三個月。
他下葬時有一大群信徒送殯，吊詞寫著：

「我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

「不要怕那些殺身體，卻不能殺靈魂的。」

「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被殺的人。」

這殉道者的榜樣影響羅斯多的眾人。
他們圍在一所小屋子四周——
有些在屋頂，有些爬在樹上，就如古時的矮子稅官撒該。
那天有八十人悔改，多是年青人。
其中包括二十三名前共產黨青年組織。

信徒們步行，橫越全城，到多瑙河受洗。

共產黨警察的幾輛卡車抵達河邊。
他們要逮捕帶領的弟兄（因為他們不可能逮捕1500人！
）信徒們馬上跪下懇切禱告，求神給他們能夠進行當日的崇拜。
然後弟兄姐妹們就站成人牆，圍住帶領的弟兄，希望可以阻止警察的逮捕。情況開始緊急。

黨報說這些羅斯多的非法浸信會員擁有地下印刷機。
（在蘇聯，「浸信會」一詞包括五旬節派和佈道派。
）黨報又說，這些非法刊物呼籲青少年為信仰站立。
其中一份刊物建議基督徒父母帶領孩子參加葬禮，好叫孩子們曉得不必擔心地上的暫短事物；又建議父母給孩子基督教教育，對抗他們在學校受到無神論。

這黨報結束時，發出一個問句：「為什麼我們的老師們那麼膽小，不敢介入學子們的家庭生活，免得他們被宗教愚弄？」

這份共產教師雜誌也說，地下教會的活躍成員被控上庭

。「這些年輕的信徒，上法庭時完全不尊重共產黨的權威。他們的舉止憤怒，又瘋狂。年輕的婦女觀眾們還很讚賞這些罪犯！」

地下教會成員冒著毆打于監禁的危險，在蘇聯共產黨總部要求更多自由。

我們有一個秘密的文件，就是蘇聯佈道浸信會「非法」委員會編寫的。

這文件剛好與共產黨管制的浸信聯會所宣稱的相反。

（官方浸信聯會的宣告刊登在《今日蘇聯生活》，主筆為出賣者加里Karev）。那份文件已經通過秘密管道抵達西方。

那文件也提到，莫斯科舉行的另一場英勇示威。

這裡是它的翻譯：

「緊急通訊。

「親愛的弟兄姐妹，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神與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

「我們必須急迫地告訴你們，我們有五百名佈道浸信會員在1966年五月16日抵達莫斯科，他們是各地的代表。他們到蘇聯共產黨中委的大廈，要求會面。

「我們交上一份請求，要求會見總書記柏林沙魯。」

這通訊又說，這五百名弟兄們整天站在大廈外，他們都是地下教會的代表。這是莫斯科首次出現的公開反共示威。天將晚時，他們交上第二份請求書，投訴一位共產黨官員斯多加諾（Stroganov）拒絕傳達他們的要求給主席，同時又威脅他們。

這五百名代表整夜留在街頭。路過的汽車向他們投拋污泥，出口惡言。那晚下雨。雖然如此，他們依然逗留到天亮！

第二天，黨方建議這五百名弟兄們進入大廈，會見一些次級官員，但信徒們知道，如果他們進入大廈，就必被打。由於大廈裡沒有旁觀的眾人，就沒有證人。於是弟兄們拒絕進入，堅持要見柏林沙魯。

於是不可避免的事便發生了。

在中午 1.45

pm, 二十八輛巴士開到，黨方開始暴力對付信徒。

「我們組成人牆，手臂相連，開始唱詩歌，《我生命中最好的日子，就是可以挑起十字架。

》秘密警察的人員開始毆打我們，不分老少。他們拉斷我們的人鏈，打我們的臉和頭，又把我們拋到柏油馬路上。他們拉著弟兄們的頭髮，拖他們上巴士。凡嘗試下車的，就被打到喪失知覺。後來弟兄們全部被拖上巴士，不知被載到何處。這些弟兄姐妹們的歌聲可以聽到從巴士裡傳出來。很多人圍睹這一切。」

這事以後，一件更美的事就發生了。在那五百名信徒被捕後，威斯(G. Vins)于另一位信徒領袖胡立(Horev)，依然膽敢到共產黨中委總部去。正如耶穌在施洗約翰被捕後，就開始在同一個地方傳同樣的信息，就是約翰為之受苦的信息：「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馬太4：17）。

威斯與胡立要求曉得被捕的代表們的下落，並要求立刻釋放這些代表。這兩位弟兄馬上消失。後來新聞報導說他們被關在利福多斯監牢(Lefortovskaia)。

地下教會就開始怕了嗎？不！其他的弟兄們馬上冒著喪失自由的危險，印刷上述的消息，又說：「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他受苦。」他們堅固弟兄們說：「免得有人在各樣患難中動搖了。你們自己知道，我們受患難原是命定的。」（帖前3：3）他們又用希伯來書12：2，呼籲弟兄們定睛于那「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因為擺在他面前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架的苦難。」

地下教會公開反對無神主義的茶毒，不單在羅斯多與莫斯科，也在全蘇聯。

他們正在與共產黨並官方教會領袖戰鬥。

他們在一份秘密宣言裡寫道：「在我們的日子，撒旦發出指示，教會接受一切違背神命令的黨路線。」

黨報攻擊亞力西（Alexei Neverov），波李斯（Boris Garmashov）並亞欣（Axen Zubov）弟兄。

這些弟兄們安排教友們聆聽美國的福音廣播。

黨方又指控他們假借藝術會或郊遊，進行福音聚會。

初期的教會在羅馬的地下墳塋聚會，今日的地下教會也是。

黨報《Sovietkaia Moldavia, 1966年九月15日》投訴說，地下教會使用違法影印的小冊子，在公開場所見證基督。

該黨報又說，有三名少男和四名少女，在利尼（Reni）前往奇西瑙（Chisinau）的火車上唱基督徒聖詩「將你最好的獻與主。

」該文章記者承認自己感到反胃，因為這些信徒「在街上，在車站，在火車與巴士車上，甚至在政府機關裡，不斷傳福音。」這又是今日蘇聯地下教會活動的一個證據。

在法庭上，這些基督徒被定罪，原因是他們唱基督教聖歌（蘇聯不許公開場所這樣做）。當判詞發出時，他們跪下說：「主阿，我們感謝你，讓我們為這信仰受苦。」

一位女士就帶領在法院裡的觀眾一同唱詩，鼓勵剛遭下判的弟兄們。

在五月正日，克其亞村（Copceag）與撒哈羅卡村（Zaharovka）的基督徒，由於沒有教堂，就在森林崇拜。

他們又假借生日慶祝，進行聚會。許多基督徒家庭，雖然只有四，五名家庭成員，一年卻有三十五次生日會！

沒有任何監獄或酷刑可以嚇阻地下教會的基督徒。就如初期的基督徒，逼迫只加強他們的信心。

1966年十月4日的黨報〈Pravda Ukraini〉提及波羅克(Prokofiev)弟兄。波羅克是蘇聯地下教會的一名領袖。他雖然已經下牢三次，但每次出獄，就繼續進行秘密主日學。如今他再度被捕。

他在秘密宣言裡寫道：「官方教會順服人的規條（共產黨規），就喪失了神的祝福。」

當你聽到一個蘇聯弟兄下牢時，不要想像西方的監獄。在蘇聯，監獄意味饑饉，酷刑，洗腦。

1966年的〈科學與宗教〉第九期 (Nauka i Religia) 報導說，基督徒傳佈的福音刊物，封面與一種流行月刊〈Ogoniok〉相似。

他們又贈送一種小書，封面是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裡面卻是聖經的一部分！

這些基督徒也唱歌；樂曲是《國際共產黨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但歌詞卻是讚美基督。——

《Kazakstankaia Pravda 卡撒斯坦報1966年六月30日》

一份在西伯利亞印行的秘密信件，提及官方的浸信會摧毀教會與真信徒，就如大祭師與法利賽人把耶穌出賣給彼拉多。但忠信的地下教會繼續操作。

基督的新婦繼續侍奉基督！

共產黨自己也承認說，地下教會贏得共產黨。

我們能贏得共產黨！

1966年四月27日的巴庫工人報《Bakinskii Rabochi》轉載一名歸主的共產黨女青團員達尼亞 (Tania) 之信件。這信被共產黨官員充公，其中寫道：

「親愛的娜迪安蒂 (Nadia)，願主祝福你。娜迪嬾嬾，主耶穌是怎樣的愛我！

我們在他面前什麼好處也沒有。

我相信你明白這話：‘當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人禱告。’」

當這封信被充公後，帶領這少女信主的彼得弟兄也被捕下牢。

黨報引述彼得弟兄的一段話：「我們必須相信救主，就如初期基督徒。對我們，聖經是主要的法律。

我們不承認其他的法律。

我們必須趕快救人脫離罪惡，尤其是年青人。

」雖然無神政權殘酷，卻有許多人敢這樣直接的回答。

然後這黨報就形容一個非常「野蠻」的畫面：「少年男女們唱屬靈的詩歌。

他們接受洗禮，持守愛仇敵的邪惡教導。」

黨報《Bakinskii Rabochi》說及許多持有共產黨少年組織的男女其實是基督徒！

它的文章末了說：「共產黨學校多麼無能，厭倦，缺少亮光。。。

以至牧師們能夠在我們教育工作者的面前奪取他們的學生。」

1966年六月30日的該種黨報《Kazakstanskaia Pravda》提及一份地下教會刊物。

那份反政府的刊物勸請母親們說：「讓我們把孩子們獻給神。他們還在襁褓中時，我們就必須救他們脫離世界的影響。」

神垂聽禱告！共產黨的報紙證實這個。
基督教在青少年中得勝。

蘇聯報紙也形容一位共產女青妮娜（Nina）如何成為基督徒。她曾參加一個秘密的基督徒聚會。

1966年第九期的黨報《Sovietskaia Justitia》說及這樣的一個地下聚會。「他們在半夜舉行。他們隱藏自己，連自己的影子也會嚇倒自己。人們從各地前來。弟兄們在一間低矮的房子裡聚集。出席的人那麼多，連跪的地方也沒有。由於缺少空氣，油燈也熄了。人們都滿頭大汗。在外面的街頭，一位神的僕人正在把風，防備警察的到來。」但妮娜卻說在這樣的聚會，人們熱情地接納她。「他們的信心真的會發光；如今我也有這樣的信心。這是對神的信心。神把我們帶到他的保護之下。讓那些認識我的共青團員不睬我也罷！讓他們藐視我，呼叫我‘浸信會’也罷！這就像摑我的臉。可是我都不在乎了。」

許多少年共產黨也像妮娜，決定服侍基督到底。

1967年八月18日的黨報《Kazakstanskaia Pravda》提及格拉森 (Klassen)，波大 (Bondar) 和特勒欣 (Teleghin) 弟兄的審判。我們不曉得他們獲得什麼處罰，只知道官方公佈他們的罪行是：教導孩童有關基督。

1967年六月5日的黨報《Sovietskaia Kirghizia》投訴說，基督徒「挑撥當局給他們刑法。」於是共產黨當局必須加以逮捕這些頑固的基督徒。他們的罪行是擁有一架非法印刷機，並六架釘書機。

1968年二月21日的黨報提及數以千計的婦女和少女穿戴印有聖經經節的彩帶。當局發現那個發動這新潮流的人，正是一個共產黨警方人員，一個名叫斯達司 (Stasiuk) 的基督徒。這報紙宣佈這名基督徒被捕。

地下教會的基督徒在法庭上的回答，是天上啟示的。一名法官問：「你們為什麼吸引眾人到你們的非法信仰？」一位基督徒姐妹就回答說：「我們的宗旨是為基督贏得全世界。」

在另一場審訊，法官說：「你們的宗教是反科學的，」那位受審問的女學生就回答道：「你比愛因斯坦，牛頓更科學嗎？他們都是信徒。我們的宇宙稱為愛因斯坦宇宙。愛因斯坦寫道：‘如果我們洗淨猶太教，並基督徒，讓它們保留先知時代的樣式，並耶穌的原本教導，除去後來加添的

污穢，我們就有一個能拯救世界，脫離一切社會邪惡。
每個人的神聖任務便是叫這宗教得勝。

’還有，記得我們偉大的物理學家巴威羅（Pavlov）！

党方的書也說他是一個基督徒呢！

連馬克思在他的《論資本主義》也說：‘基督教，尤其是它的更正派，是重建一個破碎生命的最理想宗教。

’我的性格已經被罪惡破壞了。

馬克思教我作一個基督徒，重建生命。

你不是馬克思的門徒嗎？ 怎麼為這個審問我？ 』

那位法官啞口無言。

對同一個控訴，說基督教反科學，一位基督徒在庭上的回答是：「法官大人，我肯定你不像發明哥羅芳（chloroform）的欣森（Simpson）那麼精于科學。

有人問他有關他的偉大發現；他回答道：‘我最偉大的發現不是哥羅芳。

我最大的發現是發現自己是個罪人，需要神的拯救。 ’ 』

地下教會願意為他們的信仰付上鮮血的代價。

這甘心犧牲便是他們的最大證據。

他們就如非洲的著名宣道士楚威西（Albert

Schweitzer）說的‘疼痛團契’，就是憂傷之子耶穌所屬的團契。 地下教會憑著愛與她的救主團結。

同樣的愛也聯繫她的成員。 沒有人能擊敗他們。

在一封私帶出來的信件裡，地下教會寫道：「我們不求成為更好的基督徒，只求成為神希望我們成為的那種基督徒——好像基督的基督徒，樂於提起榮耀之十架的基督徒。」

這些基督徒在被問話，或在法庭審訊時，總是拒絕回答誰是他們的領袖。他們就如耶穌所說的，靈巧像蛇。

東方真理報 在
1966年正月十五日報導說，當官方問瑪利亞佘秋(Maria Sevcruk)，誰帶領她歸向基督時，她回答道：「神引導我到他的會所。」
另一名被告則回答說：「我們沒有人類的領袖。」

共產黨問基督徒的孩童：「誰教導你脫掉紅領帶，離開少年軍？」他們回答道：「我們自願如此。沒有人教導我們。」

雖然在一些地方，這冰山的一角公然顯露，但在另一些地方，這些基督徒自我施洗，免得他們的領袖被捕。還有一些地方，信徒在河邊施洗時，施洗者和受洗者都戴著頭罩，免得被人拍照。

黨報《Uchitelskaia Gazeta》在1964年正月30日提及武羅甯（Voronin）村的一場無神講座。

當講員講完後，黨報說，信徒們馬上詰問無神的論點，他們問：「你們共產黨從哪裡得到道德宗旨，就是你們不能遵守的？諸如不可偷盜，不可殺人？」講師不能回答。

這些基督徒就向講員顯示這些宗旨都來自聖經。

那位講員完全被弄糊塗了。那場講座的結果是信徒得勝。

党方加劇壓迫地下教會

今日地下教會遭受空前的壓迫。蘇聯壓迫一切宗教。基督徒聽到猶太人在共產國家受壓迫，就感到心碎。但蘇聯與諸共產國主要的壓迫物件卻是地下教會。蘇聯報章提及新的一輪大逮捕。

在一個地區，八十二名基督徒被關在一所精神病院，與瘋人同在。其中二十四人在數日後死亡，原因是「過度禱告！」你可以想像他們經過怎樣的情況。

他們最大的痛苦是，當官方發現他們教導自己的孩子有關基督之後，就把他們的孩子奪去，不給他們再相見。

蘇聯在聯合國簽約，同意教育平等。
條約說明：「父母有權按自己的信仰，給自己的孩子們宗教與道德的教育。」
官方浸信會領袖加里（Karev）保證蘇聯奉行這條文。
只有傻瓜信他！這裡是蘇聯報章的話：

黨報《Sowjetskaia Russia》提及浸信會員馬加林可娃（Makrinkowa）的六個孩子被當局奪去，因為她教導孩子們基督教信仰，又叫他們不要佩帶共產黨少年團的領帶。

當她聽到判詞時，她只說：「我為信仰受苦。」
她必須支付孩子們的寄宿費。
如今他們正在被無神論荼毒。
基督徒母親們，請想像她的痛苦！

黨報《Ucitelskaia Gazeta》提及伊納提（Ignatii Mullin）和他的太太。法官要求他們放棄信仰。
法官說，「你們夫婦就做一項選擇：要神或要自己的女兒？」
那位父親回答道：「我不會放棄信仰。」

保羅說：「萬事都互相效力，。。。」
我見過這樣的孩子，在被政府奪去之後，卻在共產黨的學校裡傳佈他們在家裡學到的信心！
他們把福音帶給其他孩童！

耶穌說，愛自己孩子多過愛他的，就不配跟從他。
這話在鐵幕後大有意義。

嘗試一個星期不與你的孩子們相見！
這些基督徒父母如今依然沒有父母權。
我們從蘇聯官方報章所擁有的最近消息是，斯司（Sitsh）太太因為教導兒子斯司拉（Vsetsheslav）敬畏神，這孩子就被奪去〈Znamia Iunosti, 1967, 29/3〉。
紮巴瑋娜太太（Zabavina）因為給孫女達尼亞（Tania）基督教教育，就喪失這孫女的撫養權《Sovietskaia Rossia, 1968, 13/1》。這孫女的父母雙亡。

我們不能只提及更正派的地下教會。

蘇聯的東正派也完全改變了。他們有數百萬人下牢。牢中沒有念珠，也沒有耶穌殉難的十架，聖像，壇香，或蠟燭。平信徒在牢中沒有祭師。祭師們也沒有聖袍，沒有麵包，沒有聖禮的酒，沒有聖油，也沒有印成的禱文。他們發現他們可以憑著禱告直接到神那裡去，不必任何外物。他們開始禱告，神也開始把他的聖靈傾倒在他們身上。這是真實的屬靈更新，就如初期教會。

於是在蘇聯與東歐諸國，出現一種東正派的地下教會。這教會其實是原始的教會，非常接近神，他們只在習俗上保留一點東正教的儀式。這教會有極多殉道者。誰曉得年邁的大主教耶摩根（Yermogen）如今在哪裡？他膽敢抗議教會元老與無神的共產黨政府妥協，於是就忽然失蹤了。

在蘇聯五十年共產黨統治之後，蘇聯報章卻充滿地下教會勝利的報導！

這教會大受苦難，可是依然忠心，而且繼續成長！

我們在羅馬尼亞向蘇聯駐軍秘密撒種。

其他人也在蘇聯本國，或在蘇軍進駐的其他東歐國進行撒種。這些種子如今結果了。

我們可以贏取共產黨。

共產黨可以信主，被他們壓迫的人民也能信主，只要你幫助他們。

地下教會在蘇聯，中國與幾乎所有的共產國家得以復興，便是證據。

這裡是一些信件，你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同胞在可怕的光景下，是如何美麗。最後的幾封來自蘇聯監獄。

共產少女瓦利亞 (Varia) 如何找到基督

這三封信是一位基督徒少女瑪利亞寫的。

帶領瓦利亞歸主的便是她。

第一封：

「我繼續生活在這裡。 我大蒙疼愛。
一位共黨女青也疼愛我。
她對我說：‘我不能瞭解你是這麼樣的一個人。
在這裡，那麼多人傷害你，你卻依然愛他們全部。
’我回答說神教導我們愛敵人如同朋友。
過去這位少女給我很大的傷害。 但我特別為她禱告。
當她問我可以不可以愛她，我就擁抱她。 我們倆都痛哭。
如今我們一同禱告。

請為她禱告。 她名叫瓦利亞。

當你聽到有人大聲反對神時，其實他們只是外表如此。
後來你會發現，許多嘴上咒神的，心中卻大大渴望神...
這些人其實正在尋找一些事物，試圖填滿內心的空洞。

你們基督裡的姐妹， 瑪利亞 上

第二封

「我上一封信，提及不信神的少女瓦利亞。
現在我趕緊告訴你們大喜的消息：瓦利亞已經接受基督為個人救主，而且公開向每個人見證。

當她信耶穌，曉得救恩的喜樂時，她同時也非常不開心。
因為過去她曾經宣揚沒有神。如今她決定改正錯誤。

我們與瓦利亞一同參加無神的聚會。
雖然我警告她必須緘默，可是沒用。
瓦利亞出席，我也同去。
在眾人唱完黨歌之後，瓦利亞就上臺大膽見證基督為救主，
又請求前同志們的饒恕，因為過去她盲目，不曉得自己正在滅亡的路上，還誤導眾人。
她懇求眾人放棄罪惡，歸向基督。

所有的人都肅靜，沒有一人打擾。
她講完了，就以嘹亮的歌聲，唱出整首基督教聖歌：‘我不以宣揚基督為恥。他為了他的十字架和他神聖使命而死。’

過後。。。過後他們就把我們的瓦利亞帶走了。

今天是五月九日。我們依然沒有她的任何消息。
但神是全能的。讓我們禱告！

你們的瑪利亞 上

第三封

「昨天是八月二日。

我去探監，與我們親愛的瓦利亞談話。

她還只是一個孩子，才十九歲。

按她的信主年日，她也是一個初生的嬰孩。

可是她卻全心愛主，馬上行那艱難的道路。

這女孩那麼饑餓。

當我們曉得她下牢後，就開始寄送包裹給她。

可是她只收到一小部分。

「昨天我看到她，蒼白消瘦，又有被打的痕跡。

只有她的眼睛發出神的平安，還有一種不屬於地上的喜樂。

「親愛的同胞們，真的，這奇妙的平安不是一個未曾經驗的人所能體會的。那些擁有這平安的人是多麼快樂。。。

對我們在基督裡的人，沒有任何苦難或挫折能阻止我們。

「我在鐵條外邊問她說：‘瓦利亞，你後悔自己所作的嗎？’

「她回答道：‘不，如果他們釋放我，我就會再告訴他們有

關基督的大愛。不要以為我正在受苦。
我非常高興因為主那麼愛我，以至給我機會，可以為他承受一點難處。’

「請特別為她禱告。當局可能把她送往西伯利亞。目前她除了身上穿著的，什麼也沒有了。她也沒有親屬。我們必須為她收集一切日用品。你們寄給我的最後一次款項，我分別出來。如果瓦利亞被遣送，我就把這些錢交給她。我相信神將會堅固她，給她力量承受將來。願神保守她！」

你們的 瑪利亞 上

第四封

「親愛的瑪利亞，我終於有機會寫信給你。我們抵達。。。我們的營地離開市區十英里。我不能形容我們的生活。你曉得那個。我只願意寫及一點有關於我自己。我感謝神，給我健康，叫我可以有體力操勞。我和甲姐妹一同操勞。我們負責機械。甲姐妹的健康很差，我必須辦好我的工，然後協助她。我們一日操勞十二或十三小時。我們的食物非常少，就如你們。但這不是我想說的。

「我心中讚美感謝神。他藉著你給我救恩之路。如今在這路上，我生命開始有目的，知道往哪裡去，又知道為誰受苦。我感到必須告訴每個人，向每個人見證救恩的大喜樂。這喜樂正在我心。誰能把我們與神的愛分離？什麼皆不能。監牢與痛苦也不能。神給我們的苦難只會堅固我們對他的信心。我的心那麼充實，滿了神的恩典。工作時，他們詛咒我，處罰我，給我額外的工，因為我不能停止告訴眾人有关于救主。耶穌已經把我造成新人。我這個已經在滅亡之路上的人，得到這麼大的救恩，可以沉默嗎？我做不到。我舌頭還能說話時，要向每個人見證他。」

「在奴役營的途中，我們遇到許多主內的弟兄姐妹。這是奇妙的：你初次遇到他們，就曉得他們是神的兒女。完全不用言語。你第一眼見到他們，就曉得他們是誰。」

「我們前往奴營的途中，在一個火車站上，一位婦人過來給我們食物，只說：『神活著。』」

「我們抵達的第一個黃昏，他們帶我們到地下囚室。那時天色已暗。我們向裡面的犯人們問安說：『願你們平安。』從每一個角落都有人聲回應道：『我們平安地接納你們。』那天開始，我們就感到如同在家。」

「果真是如此。

這裡那麼多人相信基督為個人的救主。

超過一半的囚犯是基督徒。

我們中間有好歌手，又有好講員。

黃昏時，勞累一天后，我們就聚集禱告。

這是多麼美好的聚會，我們聚集在救主腳前。

有基督的同在，任何地方都是自由的。

我在這裡學到許多美麗的詩歌。

神每天都加添給我他的話語。

在十九歲，我才第一次慶祝基督的誕生。

我怎能忘記這奇妙的日子！

我們整天勞力後，一些弟兄們依然到附近的河邊破冰。

夜間，我和七名弟兄就受浸禮。

我是多麼快樂，我多麼希望瑪利亞姐姐也能同在，好叫我可以為過去開罪你的地方懺悔。

但神把我們分開，叫我們各人站在自己的領域。

「請向神的全家問安。

神必豐豐富富地賜福給你們，就如他賜福我一般...

希伯來書12：1-3。

「我們所有的弟兄們都向你們問安，他們因為你們向神的忠心，都讚美神。如果你寫信給別人，也帶我們問候他們。

你的 瓦利亞 上」

第五封

「親愛的瑪利亞，我最後得到機會寫幾句話給你。我可以告訴你，神的恩典給我和甲姐妹依然健康。我們如今正在。。。他們已經遣送我們到。。。我們將會留在那兒。

「我感謝你像母親一樣照顧我。我們得到你為我們預備的一切。我感謝你給的最寶貴聖經。代我向每個人道謝。在你寫信給他們時，代我問候他們，感謝他們為我做的。

「自從主向我顯示他的奇妙之愛後，我就認為自己是世上最快樂的人。我受逼迫也是特殊恩典。我感謝主，在我相信的第一日開始，就給我為他受苦的大喜樂。但願所有的人都為我禱告，叫我可以忠心到底。

「願主保守你們，堅固你們繼續這場聖戰！

「我和甲姐妹向你們親嘴問安。當我們抵達。。。之後，或者我們有機會可以寫信給你們。不要為我們擔心。我們高興歡喜，因為我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馬太5：11-12。

你們的 瓦利亞 上」

這是瓦利亞最後的信。

此後我們不再收到她的消息，但她美麗的愛和見證，顯示地下教會在共產政權下是如何美，如何忠誠。

第七章

西方基督徒可以如何幫助

我從地下教會帶給你們的信息

人們稱我為「地下教會之聲」。我以為自己不配。
地下教會是基督身體那麼尊貴一部分！
我怎能被稱為她們的聲音？

但在這地下教會，我的確帶領其中一部分許多年。
我在十四年監禁與酷刑後，依然存活，便是神跡。
我曾在監牢的「死亡室」中，長達兩年。
（每個進去的人都死了，唯有我存活。）

還有，神又另行神跡，放我出監，到西方說話。

我為那些正躺在無名墳塋裡的眾弟兄說話。
我也為那些如今正在森林，地窖，天花板上秘密聚會的弟兄
們說話。

地下教會決定，我必須離開羅馬尼亞，給自由世界的基督徒
一個信息。

這信息就是：

「不要放棄我們！」

「不要忘記我們！」

「不要把我們從禱告的名錄上刪除！」

「給我們所需用的工具，我們樂意付出使用的代價！」

這就是我受的命令，那無聲的地下教會要我傳達的。

請你們聽在共產黨世界弟兄姐妹們的呼喊！
他們並不要求獲得逃脫，或是獲得舒服的生命。
他們只求工具，對抗荼毒他們孩子們的無神論。
他們求得聖經，傳達神的話。沒有聖經，他們如何傳道？

地下教會就如一個外科醫生，忽然路過一場嚴重意外，看到許多人受傷。他在垂死的人們中間叫道：「如果我有工具！如果我有工具！」這醫生有心無力。地下教會正是這樣。她最樂意付出殉道的代價，挽救靈魂，卻是沒有工具。他們的要求是明確的：聖經，福音本，基督教讀物，並資助經費。其餘的代價他們自理！

自由的基督徒可以如何援助

每個自由的信徒都可以透過下述管道，立刻援助。

首先是，為我們禱告。

無神論者不承認生命有一個不可見的源頭。
他們對宇宙與生命的奧秘，一無所知。
基督徒最能幫助他們憑著信心生活，不憑眼見，引導他們與神聯繫。

西方基督徒如果活出一個獻身，真誠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最能協助我們。

每逢有基督徒在鐵幕後受逼迫時，西方信徒就馬上公開抗議。

西方基督徒可以藉著為共產黨的救恩禱告，幫助我們。這樣的禱告雖然看來幼稚。

今天我們為共黨禱告，明天他們就給我們更厲害的酷刑。

但主耶穌為耶路撒冷的禱告也像幼稚。

他禱告後，他們就給他十字架。

可是不過數日之後，這些人就錘胸懊悔，一日之間三千人悔改。

我們為其他人的禱告，也不是徒然的。

凡不領受你禱告的，這禱告就帶著更大的祝福歸回你，它也同時也詛咒了拒絕這禱告的人。

我和許多基督徒常為希特勒並他同黨禱告。

我肯定我們的禱告就如聯軍的子彈一樣有效。

我們必須愛鄰舍如同自己。

共產黨是我們的鄰舍之一。

共產黨的出現是因為基督徒沒有奉行基督的吩咐：「我來是叫人的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基督徒沒有叫每個人的生命豐盛。

他們讓一些人被排斥在生命的邊緣，得不著溫暖與好處。這些人就反叛，組成共產黨。他們常是社會不公的受害者。如今他們心中苦澀。我們必須與他們相爭。但一個基督徒就是在與敵相爭時，依然可以明白對方，愛對方。

每逢有人成為共產黨，我們便有罪。
至少這也是我們的失責。

為這個緣故，我們必須愛他們，為他們禱告，彌補我們的過失。愛他們並不是贊同他們的作為。

我沒有那麼幼稚，以為單憑愛，就能解決共產黨的問題。我也不會勸告任何一個政府說，只要有愛，就能解決私會黨的問題。

一個政府必須有警員，法官和監牢，不能單靠牧師。如果匪黨不肯悔改，就必須坐牢。對抗共產黨也是這樣。我們需要政治，經濟或文化的力量。共產黨是一個巨大的幫派；他們是國際匪黨。街頭的匪黨只會盜取你的錢包，共產黨卻盜取全國。

但牧師與平信徒也必須完成他們的工作，帶領共產黨歸向基督；也不要忘記被共產黨苦害的人。

其次是，提供聖經和福音書。

走私書籍到鐵幕不是難題。

自從我出來西方，我已經安全地輸送了許多。
如果你們願意提供，的確有辦法可以輸送到地下教會。
當我還在羅馬尼亞時，已經收到許多來自國外的聖經。
輸送不是問題，只要有人願意提供聖經。

鐵幕背後極需聖經。

蘇聯與東歐諸國的基督徒，有許多已經多年未曾看過這書了。
。

當我還在羅馬尼亞當一名牧師時，一天，有兩位全身污穢的村夫來到我家。

他們來自鄉下，整個冬天為人運泥，只希望賺取足夠的錢，買到一本老舊聖經帶回家鄉。

我剛得到來自美國的聖經，就給他們一本全新的。

他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嘗試付錢。我拒絕了。

他們帶著聖經跑回家鄉。

幾天之後我收到一封充滿歡樂的感謝信。

簽名的人多達三十名，都是鄉下人。

他們已經把聖經分切三十份，彼此交換閱讀。

聽到一個蘇聯人乞求聖經的一頁，叫人心痛。

他的靈魂以這話為糧食。

他們樂意用一頭牛或羊換取一本聖經。
我認識一人，把他的結婚戒指換取一本殘破的新約。
這裡的孩子們未曾看過一張聖誕卡片。
如果他們得到，全村的孩子們都會聚集，一個老年人就解釋
嬰孩耶穌，童貞女，以及基督與救恩的故事。
這都源自一張聖誕卡！
我們可以寄送聖經，福音書和其他基督徒讀物。
這是你可以作到的一件事。

第三是，對抗無神論的讀物

我們需要特別的讀物，對抗孩童與青少年在學校的無神論。
共產黨已經印成一種《無神論手冊》，作為無神論者的《聖經》。
幼稚園的孩子們讀這書的簡易本。
青少年的的是更深入的一種。
這本邪惡的《無神聖經》就陪伴我們的孩童一起成長。
基督徒世界未曾印行任何書籍回應這本手冊。
我們必須馬上回應，馬上印行。
地下教會就如雙手被綁，無法應敵。
我們必須馬上以多國語言回應。

對孩童，我們的回應必須是孩童式的圖畫本；對青少年，必

須青少年言語。

這是基督徒對無神論的回應，是神的回應，我們的回應。

我們能作的第四項事，就是經濟支援地下教會，讓他們有交通費進行個人傳道。

如今他們因為缺少巴士費，火車費，並路途期間的飲食費，就被困在家。

附近二，三十裡外的鄉村呼喚他們秘密聚會時，他們真的去不成。他們缺少每月十多美元！

過去的前牧師們，監禁數年後，有火熱的福音信息，但缺少工具。他們只須每個月些少經費。

我們必須支助基督徒男女。

他們因為是基督徒，就難以得到任何養生的職業。交通費對他們是一大重擔。數美元對他們便可以創造奇跡。

官方教會的牧師們，有些也樂意進行秘密聚會。他們也需要資助。他們從共產黨政府領受的薪水極少。他們樂意冒險，服侍青少年，孩童，並成年人。只是缺少經費。

每個月十多二十美元，就能協助一所地下教會。

其四：福音廣播

還有，我們必須藉著收音廣播，向共產國家傳播福音。我們可以利用自由世界的廣播站，滿足地下教會的屬靈饑渴。他們極其需要生命糧。蘇聯和東歐諸國正在使用短波道，向自己的公民宣傳無神論，所以有數百萬枚收音機。這便是福音的門。你們可以借著這途徑幫助地下教會。

末了：給殉道者經濟支援

我們也必須給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庭提供幫助。數以萬計的殉道者家庭面臨大悲劇。當一個地下教會信徒被捕時，他的家庭就大受打擊。共產的法律是：支助這些家庭便是一項嚴重罪行。這是共產黨精心籌備的，為加深殉道者妻兒痛苦。一個基督徒下牢的日子——通常意味死亡或酷刑——苦難方才開始。他的家庭開始受無盡的痛苦。我可以告訴你們，如果西方基督徒沒有經濟支援我的家庭，我們就不能存活，我也不能今天寫這些話！

不久前蘇聯又大事逮捕基督徒。殉道者的數目每時都增加。

雖然他們走向死亡與永遠的報酬，他們留下的家庭卻活在可怕的困境中。我們能夠支助他們。

我們當然也應該支助饑饉的印度人和非洲人。

但最該得到基督徒協助的，不是那些為基督受苦的嗎？

自從我出獄後，歐洲基督徒傳道會已經寄送許多援助給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庭。但這還只是杯水車薪，遠遠不足。

作為一個逃脫的地下教會成員，我帶給你們一個信息，一個懇求。

鐵幕背後的兄姐們差遣我向你們傳達他們的信息。我奇跡似地生存，得以向你們傳遞。

我已經告訴你們共產世界急需得到福音。我又告訴你們，那兒的基督徒家庭急切需要援助。我也告訴你們，如何協助地下教會傳福音。

當共產黨棍打我的腳跟時，我的舌頭呼叫。為什麼舌頭呼叫？受打的不是舌頭呀？它呼叫是因為它與腳同屬一個身體。你們自由的基督徒也屬基督的身體。這身體的一部分正在被共黨毆打。

你們不能感受我們的疼痛嗎？

初期教會的一切美麗，犧牲與奉獻，如今在共產黨的土地上重現。

當主耶穌基督在客西馬尼園痛苦禱告時，彼得，雅各和約翰正在不遠，只有拋一塊石頭之距離。可是他們卻熟睡了。你給殉道教會的援助與基督徒關懷有多少？問你的牧師，與教會領袖，有多少經費在你名下送往鐵幕後面的弟兄姐妹。

鐵幕信徒就如初期教會一般殉道。
自由教會卻在睡覺。

我們那裡的弟兄們單獨戰鬥，就如初期教會。他們沒有外頭援助。自由教會卻在睡覺，就如彼得等人。

你也在睡覺嗎？

你可以聽到我們的信息：「請紀念我們，幫助我們」嗎？

「不要放棄我們！」

如今我把這消息從地下教會傳達給你了。

* * *

如今在蘇聯監獄有多少基督徒？

我說，在蘇聯監獄有極多基督徒為信仰受苦。
我獲得異常熱烈的反應。
三年之內，二十九國成立支援受害的基督徒的宣道會。
百萬名基督徒為這些受逼迫的禱告。
各洲基督徒以實際的管道與抗議，進行支助。

敵人被照亮。
他們必須轉移眾人的眼光，他們首先刻意問：「誰是魏恩波？」

我記得第一位向世界公佈有關焚燒和毒氣殺滅猶太人的，是一個德國鐵血部隊官員。
他向柏林的大主教奴西歐（Papal Nuncio）透露這事。這鐵血部隊惡名昭彰，它的官員更是令人痛恨。但他的消息卻是真的。
基督徒曉得共產黨的詭計是，刻意批評傳達消息的人，叫人因此不信那消息。
但是西方基督徒却不理會針對我個人的謠言與文章。
至於我，我想一個基督徒的正確位置便是站在被戲弄，被藐視的地位。

我喜悅被人攻擊。我也從來不回答任何針對我個人的批評。於是敵人的這項計謀不得成功。

共產黨如今使用第二種策略：他們承認蘇聯有逼迫，可是不承認我說的數目。他們說魏恩波誇大了。

真的蘇聯有數以十萬計的基督徒？

或只有一小群反政府的浸信會員？

在幾個國家，報章公開發出這問題。

既然問題已經發出，我必須做一些回答。

蘇聯浸信會囚犯家屬聯會，走私出來一份名單，寫著170名為浸信信仰被監禁者的名字。這不是一份完整的名單。

證據是其中沒有普羅哥非（Prokofiev）的名字。

普羅哥非是今日被囚的著名領袖。

我們有蘇聯報章公佈浸信會員的下判。

他們的名字也不在那份名單上。這聯會的消息並不完整。

由於這家屬聯會貧窮，地區又大，又遭當局打壓，於是他們不能獲得全面的消息。

他們不能像我們一樣，可以輕易獲得蘇聯的各大報章。

我們遣送到蘇聯的通訊人，有時倒向地下教會領袖們通報一些他們不曉得的逮捕。

黨報《Znamia Iunosti》，15 Nov

1970指控碧喇村(Belev)的浸信會員，藉著洗禮殺死了一名少

女，威拉(Vera Raznitchuk)。那位少女有氣管炎。官方判決說，少女死于洗禮，不是死于氣管炎。於是眾浸信會員被判謀殺案。在浸信會囚犯名單上，這些「謀殺者」們的名單也沒有出現。

還有，浸信會不是蘇聯唯一的更正教派。蘇聯還有馬龍派，五旬節派，路德會，安息日會，杜和會，裡稽提會等。這些宗派也有許多人下牢。上述黨報也說及一名五旬節會員古地利(Gudel)的逮捕。這報章引述多西(Dolghich)的書《我們忘不了這個》(莫斯科軍方印刷局，1969年)說，五旬節教派的作風是，為一名會員贖罪的方法，就是殺死該會員的一個孩子。於是在尼托哥村(Neftogorsk)，當會眾唱詩時，克裡牧師(Krivolapov)就切斷一個三歲孩子的咽喉。蘇聯報章幾次控告基督徒進行宗教謀殺。每個人都曉得這是捏造。但是被控告的人可能已經被處死，或正在死囚的監中。這些名字也沒有出現在秘密浸信會囚犯名單上。

我們須記得，五旬節會在蘇聯只是極少數。大多數的人民是東正教派。東正信徒與天主教徒是為信仰下牢的主要人數。

有關蘇聯基督徒囚犯數目的最正確消息，是來自蘇聯囚犯本身。

1970年十二月份的黨報《Possev》刊登了一項從蘇聯監獄走私出來的呼籲信，簽名的人包括基督徒人物如柏拉圖諾（Platonov），撒多（Sado）並作家如基欣伯（Ghinzburg）。

他們目前正在坐牢。

他們寫道：「蘇聯奴役營又重新爆滿。。。

數以百萬計的人不斷灌入。

」蘇聯的主要反抗力量便是地下教會，包括東正教與更正教。

如果今日的蘇聯奴役營有數百萬計的人，你便知道其中肯定有一百萬名基督徒。

1970年十一月份的瑞典電臺說，「在蘇聯如今有三百萬名囚犯；其中基督徒佔有重要的分量。」怎樣才是重要的分量？至少是數十萬人吧？

我上一本書《如果這是基督，你會不會把你的被單給他？》（美國世界印刷局出版）我舉出蘇聯報章的剪貼，證明在某一個城鎮，一個月之內就有23人為信仰被捕。

一年有十二月，蘇聯有五千城鎮，小鄉村不算。

按這個計算，一年已經有1,300,000基督徒被捕。

我知道不能使用一個特殊的個別城鎮作為普遍的統計。

可能該鎮的官員特別苛刻，或那個月特別多人遭捕。

於是我且說蘇聯平均下獄人數，只是那城的十分之一。

那麼全蘇聯每年已經有130,000人因信仰被捕。

由於一般刑期長達五年或十年，如今蘇聯監獄有多少基督徒？

假設一位熱心的人士在大戰期間試圖瞭解希特勒殺害了多少猶太人，他有什麼可供查考的檔？

連西方的猶太人也不曉得他們的同胞有數以百萬計已經被殺了。

那些被送去大朝（Dachau）的，直到他們被殺，還不曉得他們的同胞有許多正在奧斯威（Auschwitz）受苦；奧斯威的猶太人也完全不曉得大朝。

我所曉得的是，希特勒憎恨猶太人，要殺害猶太人。我也曉得希特勒擁有獨裁權力，性格殘暴；還有，數百萬名猶太人正在他手中。這就是我擁有的資料。其他的資料我都沒有。

沒有人能過份形容共產黨的恐怖。我有一位前同囚，巴拉卡神甫（Abbot Roman Braga），最近逃脫羅馬尼亞。他報導說我國有四位東正主教被捕。當局一直嚴守秘密直到如今。他們被監禁那麼久，我們如今才曉得。在蘇聯有多少這類的事？

聖經禁止點數神的百姓；於是我們更不能點數神百姓中的精英與殉道士。共產黨喜歡用熱鐵燒烤囚犯的下體。當他們有能力逮捕百萬人時，他們不會滿足于逮捕數百名基督徒。就如希特勒不會滿足于逮捕數萬名猶太人。

與其費力徒然估計，不如讓我們使用物質，抗議，並禱告，有效地幫助這些受苦的弟兄們。

魏恩波牧師的其他著作

《神的地下教會》

這是一名羅馬尼亞的猶太青年變成基督徒的故事。他成了信義會的牧師，為信仰被共產黨監禁。

這書形容他如何在獄中被侮辱，毆打，酷刑，又被單獨監禁了將近三年。他是在提古監獄（Tirgul-Ocna）「死亡室」的唯一存活者。

魏恩波的監獄經驗，只加深他對基督的信心。

那所死亡室，其實成了魏牧師的教堂；‘會友們’便是盜賊，兇手，聖徒，罪人，國家敵人，並神所親愛的人。

《如果這是基督，你會不會把被單給他？》

本書內容：地下教會的短信集；地下教會真的存在嗎？檔的證據；蘇聯的各各他；如今蘇聯有多少基督徒囚犯？監牢的政權；共產中國；午夜的基督教會；一個開放的共產國家羅馬尼亞；絕對的酷刑；午夜的光輝；非洲基督徒受逼迫；自由世界教會對共產主義的態度；我們該做什麼，可以做什麼；文字的需要；廣傳福音；幫助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屬；回答最常見的批評；我末了的話。

Michael Wurmbrand
Help For Refugees, Inc.
PO Box 5161
Torrance, California 90510 USA
<http://helpforrefugees.com>

